

如阜縣志

ル 5  
3280  
9



門 凡 5  
號 3280  
卷 9



如臯縣志卷二十

藝文一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以載道道明則人心正人心正則治化成臯故多文士其著作有裨於風教者雖曰藝也而道存其間矣志藝文

上哲宗疏

宋王 觀 刑部侍郎

臣竊以祖宗來臺諫闕一員詔近臣薦二員召對使殿取選任一出上意執政大臣不得干預蓋臺諫所以司察大臣過失若出大臣則朋附之人至忠讜之路塞矣人主雖欲明目達聰虛心聽納嘉謀嘉猷何由而至哉近者監察御史闕二員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六人今聞所

如臯縣志卷二十 藝文一

昭和十八年  
八月十八日  
購

召者二人而已未審出於陛下之意爲復出宰執之意耶  
若出陛下之意則可然未應祖宗故事若出宰執進擬則  
權歸大臣朝政闕失誰復擬議此源既開臣恐異日臺諫  
皆出大臣之門而陛下孤立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又曰慶賞刑威曰君願陛下念茲在茲今後近臣奉詔薦  
舉臺諫官並須召對親閱人才去取獨出聖斷庶使祖宗  
故事不廢臺諫得人爲多

論呂惠卿疏

宋王

覲右正言

臣聞自古中國有以致外國之患者其端固不一也然大  
要多因守邊之吏貪功生事而侵擾之積以成釁其禍乃  
深故漢武帝用王恢蠶壹之言絕匈奴之好以興馬邑之

師初已無利而其後連兵不解者數十年唐明皇因宗惠  
趙惠琮之謀背吐蕃之盟以有青海之戰初雖一捷而其  
後官軍陷沒者數萬人如武帝明皇可謂英睿之主矣然  
一爲邊吏所誤淪盟爽信以快一時而至使生靈肝腦塗  
地財竭力殫爲後世笑可不爲之痛惜哉故爲國深慮者  
若貪功生事之邊吏置之法而無赦則庶幾得所以懷柔  
邊境之道也臣伏見資政殿大學士呂惠卿前知太原府  
于元豐八年內差知府州折克行等于四月十七日入西  
界三角川以來討蕩及差第一將訾虎于四月十九日入  
西界聚星泊以來討蕩二將及麟府州蕃漢士卒并帥府  
添差之兵無慮二萬人騎不惟無故結釁于彼而我之士

如皇朝志 卷二十一  
卒陣亡及傷而見名姓者數百人隨軍子弟不與焉致西  
人却于五月中引千餘騎犯邊至葭蘆寨供奉官王英以  
戰死兵士陷沒者六十餘人臣伏讀三月六月赦書應沿  
邊州府仰逐處長吏並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  
不得侵擾外界守疆場勿令搔擾此朝廷之美政陛下之  
盛德也凡州郡赦書初到之日集官吏軍民而宣讀焉聖  
恩深厚孰不嘆嗟遠人傳聞當亦感泣蓋皇帝陛下卽位  
之始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以神宗新棄天下聖心悲哀  
豈遑武事故須慰安外境休息兵民俾兵民安土而無荷  
戈之憂遐陬歸心而無擾邊之患然後可以見中國禮義  
之舉可以申聖考亮陰之情也而惠卿志不在哀心輕赦

令僥倖功賞妄興師徒使朝廷內則致疑于兵民外則失  
信于遠方損虧國體蠹傷聖政皆惠卿之由也惠卿嘗爲  
執政方握帥權朝廷禮遇不爲不優國家寄委不爲不重  
所當將順聖德彈壓邊陲若提封之內敢或違赦弄兵輒  
侵外境自當決行軍法以嚴天子之命以爲邊吏之戒安  
可自爲亂階身犯詔禁渙汗之號方悅于羣情無名之兵  
已駭於衆聽如此則吏民豈復以赦書爲可用邊外豈復  
以中國爲可親四方豈復以朝命爲可尊後世豈復以祖  
宗爲可法陛下以惠卿之罪爲微罪耶大罪耶以惠卿之  
惡爲可恕耶爲不可恕耶以惠卿之罪爲微罪則自古以  
來廢詔逞兵殘民辱國者皆微罪矣以惠卿之惡爲可恕

則由今以往欺君罔上壞法亂常者皆可恕矣或謂惠卿雖無遵用赦書之意亦豈敢更不奏請而遽出兵哉請不請固非臣之所知而其爲罪惡則均也伏望聖慈察惠卿妄興師旅違聖孝之情廢格赦勅無人臣之禮蚤行誅竄以爲天下後世不忠不孝之戒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

宋

歐陽修

廬陵人參知政事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以見聖恩獎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講誦進德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鑠廳進士得解人中三百餘人是瑗所教

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是朝廷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舉惟唐太宗時生員最多史冊書之以爲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於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爲可惜也臣等欲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勾管太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勅旨

禮部覆孫應鰲謚疏畧

看得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孫應鰲起家中秘歷內外咸稱其官稅駕司空槩出處折衷於道忠攄黼座謹言不但封章化洽橋門聲教尤殫節鉞至稱淵淵理窟益徵表表人材論性必本諸仁孔惟願學說天莫辨乎易文乃在茲言

皆羽翼六經行足楷模一世直欲超凡而入聖豈惟稽古以通今崇祀以宗其賢知羣情之共仰易名以彰厥美宜國典之獨優既經山西道監察御史李時華及彼處撫按官郭子章等會題前來臣等再三諮訪無異相應覆請恭候命下行翰林院撰擬施行奉聖旨孫應鰲准與他謚

薦李上林疏

鄭汝璧

山東巡撫都御史

山東荒稜之餘閭閻多敝其在濟南則新泰縣其甚者也縣誠褊小而土瘠人稀差煩賦重民間困苦迥與濟南屬諸邑不同向來縣官不得其人因循玩愒吏緣爲奸民不堪命加之去歲被灾獨重益致凋瘵老弱轉徙井里蕭條臣等重憂之故因正官之缺行委賢能之吏往署縣事而

得德州同知李上林者其人足任也上林雖出監途而著名禮經雅通世務其才妥練其守端潔曾署本州印務得民過于真守署平原縣印務人甚德之羣赴臣等願借爲令近署新泰拯救灾氓實心幹濟申罷一切加耗之徵與里甲煩冗之派風蠹盡消民大懽戴據司道開報皆謂本官儘堪民牧卽今新選知縣尚未到任若以上林改攝縣事將來必更有可觀者臣等查得先年費縣疲敝撫按官題將東平州同知楊果攝管縣事果能其官費遂大治至今倉有餘粟救荒賴之夫果一掾吏也破格用之輒效如此臣等欲廉得如果者以濟疲邑之急而未確見其人不

敢輕舉如上林者所至稱賢公評僉允故敢以請伏乞勅

下吏部查議覆請將德州同知李上林仍以原職攝管新泰縣事令其招撫流移開墾荒蕪禁弭盜賊安輯疲民用心料理果績用有成容臣等一體薦揚查照往例奏陞府佐以示優異倘或志節不堅付托不效聽臣等參論斥逐其新選知縣于永亨另行改補庶疲邑漸可以振舉而庶官知所奮勵矣

薦昌守愚疏

張 鹵 保定巡撫都御史

今天下方域皆有衝僻煩簡之不同而此地之所謂衝煩則與他方迥異故臣自待罪地方必為地擇人既經徧察四府之屬已踰一歲之久於官常民隱頗悉其畧如保定所該縣中安肅高陽其里社田糧雖均當下然在安肅之

輪蹄輻集賦役繁興其煩難雖數高陽不足以當之而知縣馬廷荆則力不從心才不逮志聽斷若曲直之無分錢糧益催徵之可慮民方作慝吏益舞文及今不易則終于廢墜之易而振興之難方來固有大有為廷荆慮者在高陽之民稱蘇息地方靜僻其事功半于安肅即可治之而知縣冒守愚則年力強壯動中機宜里甲無偏累之艱錢糧湔侵沒之弊凡所興革俱已完成即其見事固可必其盤錯皆宜振興有望固不宜終于高陽已者况廷荆之在任尚未及一年不無可惜守愚之在任已將三年正宜歷試臣會同巡按御史于鯨欲將守愚廷荆更相調用斯彼此皆宜伏乞勅下吏部覆請聖裁合無將昌守愚調安肅

馬廷荆調高陽庶器使得全而地方有賴矣

禮部覆錢藻卹典疏畧

看得原任順天府府尹今故錢藻男錢應元奏乞伊父卹典及伊母封宜人許氏耐葬一節爲照本官清白裪躬精勤任事歷外藩而宣勞積伐居京兆而盡瘁殞身相應照例與祭一壇仍給半葬伊妻宜人許氏亦應准其耐葬以昭優卹大臣之義恭候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直隸揚州府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品就遣本府掌印官親詣致祭仍咨工部照例給與半葬等因奉聖旨准照例與祭一壇減半造葬

許直殉國詳文

直隸揚州府署府事推官湯來賀爲乞表孤忠以勵臣節事看得綱常名義萬古不易乃邇年以來士鮮廉耻以全軀保妻子爲得計甚至有忘君事仇汚名辱身自負生平行同狗彘者指不勝屈求其取義成仁急國家之難而盡人臣之節者寥寥數人未易槩見若不亟爲表章則乾坤大義不明於天下亦何以維綱常於不墜哉如臯鄉宦許直心維報國憤不顧身當賊至燕都約衆堅守及聞都城率破先帝升遐遂遺書以別父遺詩以明志書畢罵賊不絕口投纆自縊友人勸之不止家僕環列跪泣以親老子幼爲辭本宦毫不動心卒從容就義而死銓部殉難者惟本宦一人江北盡節者亦惟本宦一人真可謂忠貞貫日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一  
七  
氣節凌霜卓然於塵埃之外矣且本宦素尊父訓以立身  
行已爲實學以砥節修名爲養志其居母喪則哀毀骨立  
三年不入房幃鄉隣稱爲曾閔此職理揚數載所確見而  
深知者至其清風兩袖善政五年義烏惠來之民至今思  
其德焉人爲銓部冷面謝客人不敢干以私此又海內士  
君子所共聞而成服者夫殉難原非奇節然當此寡廉鮮  
耻之世則能死已爲難事而論次人品又有慷慨從容之  
異素行純疵之別若本宦者事親至孝立品至清死難至  
烈忠孝廉節一身而兼盡之實天下所僅見古今所希有  
也伏乞憲臺特題請卹予之以贈廕隆之以謚廟以爲萬  
世人臣之法爲一代史冊之光且以愧天下之懷二心而

從逆者其有關於風化實大然職竊有請焉其父文林郎  
許邦靖孝友仁恕舉動必端行無愧於衾影品獨重於鄉  
閭居恒以名節忠義教子故薰陶於庭訓者習而安焉每  
遠寄家書皆勉以忠廉未嘗語及家務此又古人中所不  
多觀者今聖主加恩風勵海內廕其子當先褒其父嘉厥  
義方之訓待以破格之典尤足以遂孝思於地下表忠訓  
於後人也

陳情優恤疏

許通

原任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今殉難臣許直胞兄揚州  
府泰州如臯縣增廣監生許通謹奏爲臣弟銓曹殉節獨  
烈孤忠堪憫敢瀝血直陳死難情繇仰祈聖明優恤以慰

忠魂以勵臣節事自逆賊陷都以致先帝升遐真千古未有之慘變凡為臣子以身殉主夫復何辭伏讀明詔內有殉難諸臣許其子孫陳情一欵謹為皇上一細陳之臣弟中甲戌科進士初授浙江金華府義烏縣知縣飲水勵操興革實多方膺考滿以丁母艱歸臣弟至性天植號泣柩前寢食悲侍茹素不入內者三年一日里中稱為純孝服闋補任廣東潮州府惠來縣爰荒天末勤苦年餘荷先帝欽召銓曹清慎兢兢以人事君為己任歷諸司陞授今職三月十九日逆賊陷城傳聞先帝出齊化門臣弟亦思擁蹕出寓見賊眾充斥道路旋返具袍服北向拜君南向拜父家人環泣謂臣父望八臣姓尚幼稍緩須臾或從權為

報讐地弟瞑目不聽復諭之曰我自讀書時便有今日矧老父自幼以忠孝相勉前屢次家書至聞爾持己以廉無忝厥職便是大孝天下未有君死臣生謂之厥職無忝且未有不忠而孝者家有伯兄可以承事業子俾為忠臣之裔足矣旋寫家書數行作詩六絕書中惟歉於忠孝之難酬不及家事一字詩忠奮填膺筆鋒濺血有微軀自恨無兵柄殺賊惟殷報主心及願侍吾君遙謁帝祈哀仍俾國威揚之句擲筆呼一僕隨入內室取練命作纓僕戰懼不能措手斥之出遂自縊死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凝然懸於室中顏色不變神氣如生閱二日友人僮僕手殮之其面猶生雙睛忽大視復瞑遂停柩於北京鉄匠衚衕宅內

五月二十八日同寓友羊廷賢家人許恩奔回備述前事并永訣家書詩藁帶回臣父及臣聞且見之哀痛欲絕念臣弟生爲清通簡要之臣死作忠烈節義之鬼背老父棄孤兒家無負郭之饒身作入地之碧其慘視他臣獨甚伏乞皇上俯鑒臣弟死銓獨烈錫以殊恩賜之全典不惟臣弟死有餘榮卽臣父衰老臣姪孱幼俱沾浩蕩之恩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禮部覆許直郵典疏

顧錫疇

禮部尚書

看得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許直應比以死勤事例請特恩照五品贈官品級祭一壇予半葬建祠致祭其謚一擬忠節一擬恭毅奉聖旨這殉難盡節諸臣或合門死難或從

容就義從先帝於鼎湖流光輝於社稷良可嘉悼其應得祭葬俱依擬謚法准用正擬其贈官廕子着吏部覆議具奏

欽取許直吏部疏

李日宣

吏部尚書

題爲欽奉聖旨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該本部題前事內開本年五月該臣部題爲申明銓司之祖制事等因本月初五日奉聖旨是欽此在案今照南直隸江北司官顏渾給假回籍見缺司官一員該臣部仍照例咨訪各衙門去後應推各衙門公舉前來該臣再加咨核後開廣東潮州府惠來縣知縣許直堪任臣部司官謹開列上請伏乞聖旨欽點恭候命下

以便照缺另疏題補等因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具題十三日奉聖旨吏部司官爲衡才本原該部宜確核堪任不得但該公舉這所推着奏明候奪以後推用司官着將官評品蹟開註以憑考驗如后來不効一體追論欽此看得臣部司官乃臣所藉以佐鑑衡者故每遇缺員雖有同鄉公舉猶必再三咨核然後啟事未嘗不其難其慎也今察惠來縣知縣許直品行清端才猷英挺初任浙中已蜚廉明之譽復除東粵益茂循卓之聲而慷慨好施救荒倡賑所全活以數萬計真無媿孝子仁人之稱者也此一官者里居俱無間言以任衡才之責或可無負乎再照六部司官准臣部建設各分省直蓋以用人必先知人又必於其鄉

故同鄉公舉臣部不敢偏廢亦不敢偏徇况奉有不效追論之旨益切凜惕但乞天語申飭以后省直公舉司官務要詳開事實以憑咨核若所舉不當臣部寧冒嫌怨不能代受過也

題許直誥命疏

管兆寧  
禮部左侍郎

恭謝天恩兼祈錫類之仁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本部題前事等因奉聖旨死難二十四人一代二代三代各不同准分別贈其先世封其妻室以示優崇欽此抄部送司察照一宗奉旨彙題事該臣部題吏禮等科抄出禮部等衙門題爲殉難之節宜旌等事節奉聖旨優卹褒嘉欽此隨經前部臣徐口口等遵照大明會典參

酌先朝事例謹將北畿殉難臣二十四員分別贈廕祠謚  
上請於九月二十日奉聖旨死難諸臣烺烺如星晦夜猶  
明俱依擬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後奉前項優崇之  
旨隨示諭諸臣子嗣親族遵具應封應贈名氏供結隨到  
具題以廣皇仁等因去後除先到倪文止四員具題外今  
據贈官許直男許祚芳供狀前來相應具題案呈到部該  
臣等看得殉難諸臣贈銜奉有聖旨封贈出自新綸今據  
贈官子許祚芳供狀呈請誥命既經該司察明又據尚寶  
司卿李之椿印結理合題請伏候命下移文翰林院撰文  
中書舍人關軸書寫臣部未敢擅便今將贈官許直贈銜  
及應封應贈名氏開坐具本謹題請旨

請卹許直疏

國朝陳秉彝給事中

為直陳聞見事竊微臣未援科員之日側聞傳查明末寇  
陷都城文武殉難諸臣特加褒錄誠

一代之曠典千秋之殊恩也部臣確核死難官二十三員內四保  
范景文等十五員已蒙

恩卹孟兆祥等八員係三保未與錄典臣正欲舉臣所聞見者繕  
疏入奏因戶科給事中臣周體觀具有

特舉之曠典宜嚴既核之幽忠可愍一疏請

恩續錄臣故未敢復進近滿漢禮臣各議具覆奉有依恩國泰等  
議之

旨臣本舊人原不知明末諸臣殉難始末何敢妄竇

天聽但臣五年外吏有一耳聞目見所及若謂已奉

聖旨遂終隱忍不奏臣何敢昧心以欺我

君父而蹈衾影難逃之罪也臣前任江南如臯縣知縣明末吏部  
文選司員外許直卽縣治人也臣每接見紳衿父老皆云  
直因寇陷都城殉君死難不但臯之童叟能言之卽維揚  
十屬以及大江南北無不嘆其忠而樂道之者問其家世  
知直尙有八旬之父許邦靖在臣以忠臣之父造廬請謁  
邦靖扶杖攜孫勉酬一禮兩世孤形蕭然四壁臣固未知  
死難真假然目擊孤單庭戶淒涼念死傷生不覺爲之淚  
下然終未卜

國家今日有此褒卹之

恩茲見許直部議果在死難之數則地方之輿論不虛矣但不幸

又以三保見遺竊念許直如果與范景文等同一殉君止  
缺一保遂不能均沾

渥典無論義魄忠魂悲泣泉壤卽直父許邦靖年踰八十徒受未  
年孤寒不得見盡忠死節之兒邀

天王明聖之恩揆之至德至仁之心當必有惻然不忍者矣臣謹  
以所見所聞冒瀆

聖明以盡臣誼至於應否續錄惟候  
聖裁或

勅該部再加察覆臣不敢爲許直必亦不敢借許直而冀開濫及  
之恩也

論民財空虛疏

明何瑋

臣聞平天下之道在理財財用之盈虛係民生之休戚而國家之安危治亂從之臣猥以迂踈備員戶部叨有理財之責竊計在官之時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有四官吏剝削差科繁重風俗奢僭生齒蕃多是也臣謹開陳以聞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爲盜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我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賂官吏甚者卽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旣製爲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爲官吏受枉法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吏畏法小民得安晚年

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乃於洪武三十年定官吏受贓滿貫者爲雜犯死罪准其收贖蓋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聖祖寬恤之仁也奈何官吏不體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賊蠭起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憂忿於正德六年奏言先欲勅諭大臣令其守廉奉法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贓害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已贓滿貫以上俱籍沒貲產輕則爲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贓一體歸斷所冀法令嚴明則貪官知懼民困可蘇國家可保耳當時論者皆謂臣言苛刻難以施行臣竊謂責人以難能之事則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一  
才知有限不可勉強若一概加罪則誠爲苛刻至於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况彼奪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法似乎相對且未嘗傷其性命似未爲苛刻論者之意不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罪以籍沒似可矜憫竊聞宋范文正公當道遇不才監司一筆勾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富公亦當時賢者其言亦近於厚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不迨范公遠矣况官吏貪賂與其他不才悞事者不同是安可過爲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旣不知耻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法行則雖

不問以死罪彼慮並失其原有之財必知警懼則貪風庶乎可革矣傳稱時使薄斂以勸百姓爲天下國家經常之道蓋爲治不能不使民但使之以時而不竭其力斯可矣不能不取民但斂之以薄而不匱其財斯可矣仰惟國朝使民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頭船頭館夫水夫馬夫祇候弓兵皂隸門禁厨斗之役無所不役固已多矣近年以來常役之外雜派紛紛而出如斫柴擡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夫舖夫閘夫淺夫之類因事編僉蓋有不可勝數者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鹽課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船鈔戶口食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無所不取固已重矣近年以來額徵之外雜派物



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寺厨料太常寺牲口料南京則又供用器皿物料隨時坐派蓋有不可勝數者民財之耗民生之困此亦大端也臣竊以雜派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少寬民利使受一分之賜宜令各州縣畧倣古昔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之意其人丁除占役優免外每人五丁編夫一名歲役不過一月每丁各該六日不行者貼工食銀一錢二分南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百畝作人一丁計數編夫俱准前例或本處工多夫少如其工可緩者令挨年次第舉行不可緩者令將鄰近州縣夫通融協濟大約遠者出銀近者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從其便如本處及隣

近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至於雜派物料亦宜仍照國初舊制係遠方州縣產者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錢鈔收買差人解送係京師近地產者則以各處解到稅課錢鈔收買不必坐派其不急物料量爲裁減如此則民財少省民困可蘇而國家之治可保之無窮矣易稱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稱履以辨上下定民志蓋用度奢侈則民財必傷上下不辨則民志不定此必然之理爲治者所當念也我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凡官民房屋衣服器皿之類定有制度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違者治罪甚至處死籍沒立法甚嚴彼時百姓初脫亂離之苦凡百用度取給而止奢侈甚少今承平既久風俗日侈起自貴近之

臣延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上下之分蕩然不知風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婚姻喪葬燕會賻贈之禮竭力營辦甚至稱貸爲之官府習於見聞通無禁約殊不知風俗奢侈不止耗民之財且可亂民之志蓋風俗既以奢侈相誇則官吏俸祿之所入小民農商之所獲各亦不多豈能足用故官吏則務爲貪饕小民則務爲欺奪由是推之則奢侈一事實生衆弊蓋耗民財之根本也宜令禮部查照祖宗舊制再行申明定爲制度通行禁止違者各治以罪違法之物追沒入官其該管官員不管理者卽以不職罷黜臣又聞京師四方之極君身萬化之源故化行自上法行自近伏望皇上敦行節儉爲天下先嚴戒內外官

節用惜財不許過爲奢僭以壞風俗違者一體罰治如此則民財不耗民志不惑而國家以禮義教民之治庶可成矣昔孔子適衛嘗有富庶之論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成國初離亂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平既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供養自然不足今惟有盡辟地利以資生養法尚可行方今地窄之處貧民至無地可耕而江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日臣下建言欲命官勸農開墾荒地其意亦皆在此但召集開地之人類多貧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雖設有勸農

之官終無成效臣愚以為設官勸農非假以事權則無以使之行其志非齊以賞罰則不能使之盡其心宜勅該部選擇通知農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勅書令其查撥本處丁多田少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凡室廬農器種子賑給俱動支官錢處置仍兼管詞訟所收紙贖取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便賞勞三年之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逃移逋欠糧額官量陞轉仍留勸農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超與陞授否者量行責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辟三年之間地辟而糧完者考以稱職不完者考以不稱如此則官肯盡心民肯盡力地利盡辟非惟生齒之蕃

得有所養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資矣

恩賜御製石鼓詩序重排石鼓文音訓各墨刻一分謝表

三月二十九日

乾隆五十六年  
張朝縉 廣東按察使

竊臣欽奉

恩賞御製石鼓詩序重排石鼓文音訓各墨刻一分當即出郊跪

迎恭捧至署望

闕叩頭祇領欽惟我

皇上道邁羲軒

文高河洛

聲金振玉集千聖之大成

烈駿功豐仰萬幾之日理精華萃經史子集四庫宏開規制昉校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序膠庠辟雍肇建維秋原之紀

狩玉塞宣

威象

聖武以登歌羽階昭

德遡石鼓乃周宣之蹟甲乙糲糊聿鎬京傳史籀之書贗真滄混

恭遇

聖人稽古撫獵碣以摩挲欣看

盛世右文辨車攻之黜畫周文周器歷二千餘年而法物仍完十

鼓十章集三百十字而

大文彌煥

訂諸音訓玉理橫庚重以編排珠光穿

穹碑位置屹灤塞與燕京

天藻昭垂宛尼山而泗水泐貞珉以紀盛輝耀

奎躔爰什襲以分

頌光騰嶺海臣目迷蝟斗口澀其魚捧

賜珍藏沐

殊榮於無旣銜

恩跪誦真感刻乎五中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具

奏恭謝

天恩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邑侯宋公去思碑

昌日乾

汝南宋公爲如臯僅五閱月以奉太公諱去邑之人踉蹌奔走士嘆于校商咽于途田畷牧豎投耒扣角而歔歔于野曰安能終借我父母也則又曰安得父母更若右公也則又絮泣曰天乎幸不棄臯賜之父母而竟奪之重也于是謀尸祝公而紀公之蹟於石謂不佞乾曰臯不能竟留公而見此巋然而負最者無改公之政猶公之終惠臯也余輒然異之夫哀衣麤裘之詠尼父不能遽洽魯而僞稱衆人母乎三年然後與人誦之公何以驟孚民哉公以射策高第又少年才美甚都而頰首爲令臯人士意公必高自簡貴雍容坐嘯而公恂恂如也退然常有以下人 日進

耆老父兄問民疾苦而計艾安之曰所可以佐百姓者卽濡手足焦毛髮令奚愛焉于是發廩庾假貧民招徙者于故業置位長三老稽民淑慝勸以爲善防姦之略而折節下士客至無留門者遍存諸公謝不敏而廣厲與子宮弟子與揚扞文藝誘進之甚厚人人自以爲公親已自非磽壤易瀉灌溉舟楫之利仰沫淮流饑使者誤入姦人計自牙橋鑿渠東注水絕不來天一月不雨河揚塵矣公具白當路狀隨報可議塞渠而曩爲植者以業糜水衡金錢多憚任咎尼之公爭益力不爲動歲賦二什而羨一侵攘腹索衡乃大矣公程參黍以平之聽輸者自封識投積而與佐尉若博士共臨發積取充額而已不收羨也又督賦故以五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人役不均公令三十六里自爲收而出納之筭以主計吏  
總之他曹不得與無侵牟者與臺饋廩故仰給算緡不能  
驟革而商賈轉轂非廢著居邑者戒吏不得問販夫酷客  
營一金以自潤吏輒權之亦禁不取歸市者穰穰肩相摩  
矣部使者輶軒行縣率先期發卒乘遲境上貫輿馬值不  
訾公麾却之令蹶前旌至屬橐鞬城下爾卽使者苛望吾  
任之蓋使車三至費贏可數百金往一訟牒到桀胥操牘  
而前誅索無藝已計屬賓客居間幾何贖緩幾何事未白  
而中人之產罄矣公竊痛之令民得自言事公府媿媿務  
盡其情亡敢呵止訟者自承牘往攝不就訊者罷之民不  
識胥也自鬪爭錢責犯城旦以下善諭遣勸其成卽嬰大

鑿傳爰書亦曲爲解媿予輕比日決剖以數十各厭其意  
去水嘗輕箠一人吏自宜准例稍入粟公揮去曰吾不忍  
重困民卽粟不登令有裁俸益之爾先是民多遮愬上官  
輒移旁邑追呼之使四集于庭株逮纍纍裹糗而奔命四  
方無寧日公至旁邑皆來質平曰臯大夫仁贖緡無所取  
竿牘不得行不吾枉也獄有重辟以迂鷙吏文致之屢鞠  
莫爲平反公立破械出之其已抵罪蔽法而微有一罅可  
傳生議亦輒與論讞上聞蓋減殊死又數人他以微譴逮  
治論報悉縱舍無縲繫者公旣以不苛爲民姬就猾胥黠  
吏益袖手無所得精咸自效罷去公笑遣之曰若屬肥民  
瘠矣少年好以樗蒲六博負進傾貲公使傭作以醜之咸

效阜縣志 卷二十一  
愧悔願徙故習人益誦公不罰之化一日至學宮士指言  
旁某舍壞向恡費不時葺公瞿然曰不治將圯不益重費  
民耶言之至暮而材用集三日稅桷一新矣尊經閣三年  
不成公問之以匱告立授俸使鳩工焉客嘗從容言邑中  
水利越宿而濬渠之令布四境也其勇於爲義如此公約  
已裕民躬服儉素茹蔬飯脫粟輒與平價不以煩市吏而  
往來會府恒自僦小艇或乘羸馬蹙蹙道中過者不知其  
令嘗以按事之遠郊吏請勅民灑掃帳具公不許屏騶去  
蓋以四卒舁輿人持糗而自市胡餅竣事而還人猶不知  
令至也公侍太公喪顧橐中金不能治製去之日無以具  
裝而公恬然甘之曰令患百姓貧爾令貧何害蓋公卵翼

羸弱真若屬毛裏省嗇民財真若惜膏髓而其視民疾痛  
真若沉痾在肌膜而必欲解使去之真故動動故速其歸  
之如流水而應之若桴鼓奚惑焉公嘗謂民牧者習言水  
柔火烈治以嚴勝爲一切武健凌厲自喜間惡東溼而務  
比於煥休亦第陽浮慕之要于黔疇無裨也焉用牧牧以  
養人稱而殘之乎此其仁愛惻怛固得之天植邪邪所謂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矣公名文昌字德夫中州之商城人  
丁未進士

武岡周公去思碑

呂克孝

如臯廣陵之支邑也襟江帶海多島鹵汗萊之地而鹽筴  
蘆課馬政漕儲京帑邊餉徭賦彙集科條繁瑣俗織而罷

盜賊時有令長受轄于三中丞臺六御史臺及部寺監司簿書類仍應接不暇歲時按部則又冠蓋繹絡供億爲煩上之所倚辦者多端而下之所仰給者難副非仁心爲質濟以廉明者何以所居輒效而所去見思也周公之治魯越四載于茲壹以誠長者處官仁心爲質而廉察內敏惠政德心翔洽窮蔀四民庶姓若暘者得休樾下而凍者假兼衣也迺今遭外艱去則四民庶姓又若嬰孺離乳而鵲鳥失覆翼也鄉大夫士謀立豐碑志去思顧屬余言余之來也晚事公僅浹月無絲悉公治狀則謁諸鄉大夫李公暨公門下士先輩吳君因力爲擴擴大都而鏡之石先是清河出蝕于河移連賦隣邑公至慨謂如臯江海之裔而

彫劫之餘也更以他賦相加遺是輟口而哺人也力辭獲免臯水勢若覆釜易涸鹽道仍阻故事濬河之資出于漕司而濬河之役則通邑計里賦丈鳩工易辦也會有惑讐言而變舊章者專責濬河之田家任厥役民殊苦之公至慨謂濬河之產不隲濬河之費是反裘而負薪也力請復舊章河之役富安謀啟牙橋牙橋則臯以南三州縣水道之捷也前令商城宋公堅議勿啟屬以憂去比公至當路建開之議已定監司豐城熊公俾公與郡倅朱公相地朱公議移牙橋內五里而遠公慨謂是涸我三州縣而便一鹽場私販之涂也無已請近當海安之隘而闢焉熊公是公議顧闢善圯而水之去同建瓴歲比告旱且議埋塞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卒如公指云江沙善崩漲徙靡定江寧一區坍田踰六百頃絲無所出遑遑射水占賦公白其狀移坍田賦均之邑中且爲絜令漲者悉畀江寧得以盈虛相準民驩然慶更生履畝編戶之舉田瘠賦腴登下唯審無欺謾避課司民生齒孤終必覆無僞而流移究宅行于負版異時歲賦多羨入公俾長賦一人司衡輸者如衡而止民尤樂輸諸賦無不次第集矣竟公之去無敢言奇羨者乃公所繕治城隍樓櫓解署舟梁又悉損月俸佐之絲毫不以煩官帑至遇邑子弟飲醇挹和載色載笑而已尊經故無閑自公肇勅別斥學田幾三百畝又擇里之愿者四五輩典社學有歲廩以爲常胡安定先生祠中燬于火公爲新之仍出其

隙地餓民居歲儲以充祠費得時葺焉其弊獄訟簡乎于五辭案無留牘文無周內遇死刑必委曲爲之求生如蔡承教輩之成獄改戍李桂宋五輩之被寃得白皆據理衷情得請於上上察知公詳慎不爲異也當祈寒暑雨加意園徃飲食必時疾疫必視卒無有淹斃者捕盜不蘄滿品間獲渠魁立與訊決不得妄引一人唯嚴伯格法而村犬且欲生養矣大都不設鉤距不作喜怒以真誠惻怛行其惠以敏察集其事以節儉佐其廉而精詳貫徹終初一致四民庶姓日享醇和之福諸中丞臺御史臺及部寺監司無不賢公者慰薦無虛歲茲僅擢公丞郡以貳四川之遵義是猶以常格困公不足酬公萬一也公歸之日清風載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道行橐栲如如是宜繫人之去思也夫公之德足當房彥謙長葛之碑而余之言殊愧寒山之片石足語也聊述所聞於李大夫吳先輩者如此公名承恩字君錫湖廣武岡人公服竟其更來爲德于江海間乎且日幾幾望之

縣大夫素軒李公去思碑

邑人 李上林

在漢何君公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夫居無赫赫名而何以有去後思然惟居無赫赫名而得見思於去後則其思可思也令長百里寄命於民最親於上下之交最切而百責萃焉中心圖民者以誠長者處官固不爭名即用德不能無用法以佐德之所不逮而民當其用法也則見法而不見德有若興革大務民難與慮始故任事不能

無任怨以務事之必舉而民當其任怨也則見怨而不見德有若承乘之際或率伉直不能脂韋蠹趨平反獄訟不能徇上意爲上下者而趨蠹胎朽積毀銷骨膏唇拭舌者抵隙以快其私謗叢興焉而民當其叢謗也則見謗而不見德久之民蠹清頰風輓而善良有寧宇弊政釐廢典修而羣利興又久之雜霰見現煩言息公論昭而官評定民乃不見法與怨與謗而始見德矣故所居若閤閤然比其去而後見思維是之以公爲我臯多善狀而偶以量移去則重有慨于中云公益所稱誠長者胸中空空洞洞而周恤民隱遇事則迅發無留行獄訟務平無巧詆周內重倫常而傲豪猾市井年少游惰比周虺橫鄉里公一一鈎得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主名不問也一有廢及則必繩以法無少假借豪猾於是  
飲蹟俗素醇而近有健訟者無論事鉅細輒鳴張四走公  
力懲之於是無越境而赴上訟者縣固煮海之區也姦商  
駟僧欲卽縣警鹽坐收近利離使者可其議移檄于公計  
戶口而家償焉且騰其直而雜以泥沙檄九下而公九以  
不可報駁之愈峻督促之愈厲而公屹然不爲動也民實  
陰受其庇云居恒銳意興革文昌樓在學宮之巽維而圯  
公用署司教呂公公原議輒捐贖錢鳩工庀材鄉士若夫  
助以貲而餽閣鼎新費若干鏹而公實無染指於分銖也  
月羣諸生程菘于其上且遴民間童子之秀有文者借損  
退食之仂而供以餼課以丹鉛壹以憐才培士氣爲先卽

震怒時遇之必霽顏色而優以禮貌凡有詰抑無不務伸  
之有抱璞而見別者則又欲泣血以相明也多士於是轟  
然嚮風通江河宜輝力主輝海安之牙橋宜堙力主堙縣  
東南之水滙宜塔公謂塔何能自地涌出力主剏塔三事  
縣之大利病攸關也公毅然身任之不畏疆禦怨否何知  
而適與去會遂留俸資如千鏹以須後事甚盛心也公性  
伉直不爲阿匿不飾厨傳謝過客卽以訟牘報上官取罪  
法相蔽而止上意有可否不爲易因有見公簡率而責以  
苛禮者謗書遂騰公遂以量移去去之日宦橐枵然而意  
自夷然也去之後良久而民乃思之夫官當旣去威命不  
加而遺澤不沫其思乃真況公非以法爲機者久之怨自

泯而謗自息卽三事關縣之大利病而去猶惓惓寧不以膏脂自潤是則可思也何君公初不以鄂令免乎卒之位三公稱千古名臣不事名而名自附焉固宜公之量移去而意自夷然也不佞耄矣三世荷公慈爰從通邑大夫士庶之意述口碑而勒貞石公姓李名廷材字柱可廣東高要人萬歷癸丑進士

如臯令洛陽熊侯生祠碑記

秀水 朱國祚 大學士

熊侯河南商城人萬歷丙辰進士令如臯二年所右調泰興雖在鄰境而臯人如嬰孺離慈母懷初以時詘迺於前令宋吏部公之生祠同祠焉宋公亦商城人也業請焦太史弱侯先生記而邑大夫士庶未有愜志僉議同祠不無

因陋就簡何以特昭令德而伸篤思會代令如臯者爲李侯元白余年家里戚也旅進以請專祠李侯曰不忘舊德此邑大夫士庶意也惟羣心是聽非余所敢與聞於是人樂輸而子來荒度北郊去宋公祠不數武鳩工庀材成以不日礪石徵文李侯以通邑之請致邑人張玉成所纂政述而屬余記余閱政述知侯爲如臯善狀則生祠之不能已已也侯才開敏稱神明宰壹行以愷悌不爲猜禍吏簡士苦民武健自用而愛民敬士之爲惓惓徵比取廉平聽斷取簡孚恩威嬪用且春且夏且秋且冬身備四時之氣而政因之民之畏愛交摯而愛實逾於畏也月進諸弟子員及民間之秀有文者程之藝禮意甚隆而人倫之鑒

不爽方麴障面者不遺戊午臯適士一爲冒孝廉起宗卽  
公數所舉首者也捐退食之仞以繕學宮乘鳴琴之暇借  
予門人呂公原以修邑乘翼序煥如而文獻秩如矣又力  
議壩牙橋免三州縣立涸議牖通江河提闕咸宜雖未及  
盡行調去而石畫則較然立之撫調泰輿聲望日益隆海  
內實仰卿相之任矣而臯士民不能一日忘侯此何可以  
倖致哉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押犬欲以簡泄得士  
辟其猶以弧林鳥此必不得之數惟侯愛民敬士爲惓惓  
固宜於是祠而不能已也當宋吏部公之爲如臯才半載  
而惠澤滲漉於人心甫去輒祠之曰吾祠吾賢父母而已  
他何知焉實非以今日之吏部祠也蓋其去思真也侯爲

如臯業二載所惠澤之滲漉更深而更爲是祠也亦曰吾  
祠吾賢父母而已它何知焉如待登卿相而後祠則去思  
之真意不幾掩乎是則可記也唯侯始終以之苟當登卿  
相之任第毋怠於宦成毋於如臯而有遐心我李侯天下  
聞人也代侯之政實蕭規而曹隨之聲望與侯比隆焉侯  
名奮渭字佐文李侯名衷純元白其字是舉也問誰首事  
曰新泰令李翁上林與余善問誰董厥成曰太學錢守禮  
許爲霖諸助成者具左方

如臯尹李公德政碑記

通州人 范鳳翼 尚寶丞

夫臯故通比鄰邑也其風尚相習守望相飲旱溢災患相  
從同民生其間白首而相往來猶之乎一家之亞旅然爲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之父母者其吳越人肥瘠視之何則有爲尉埃之說者罔其利而嫁之禍吉凶苦樂靡所與同彼發緯之不卹何惠於隣封不卽自爲煦沫已耳語曰鞭雖長不及馬腹若者其恩陋而波不遠也臯邑令秀水李公令臯邑餘四年所恩施所蔭及波及吾通於是公以肆覲去通之青衿父老走而告於不佞曰臯父母李公去矣天子葬公也久嘗錄其名於展計公去必留公台垣不復令茲土唯是日者甘棠餘蔭尙依依百里而近也以吾子之辱幸於公其一言以識之石葢公方井渫時雄才茂蒞業噪名海內已舍褐爲臯邑令益束修自矢清操勁節委致於三尺間所懸視甲乙象令鑿鑿而見之行如省詞訟賑飢荒開陂池教結

織招流移崇學政修武備清竈田先後凡四十餘則臯人士悉疏之以薄蹠繕刻成帙家戶佩若符籙然予不能悉紀紀其郵且恩蔭吾下邑及可爲下邑觀者葢有三大政焉按職方令郡國戶口十年一過稽審有司時其悉耗以上下其徭役而負之版嚮有司者循故事拱手聽里胥之臚報籍左右移而莫訾單戶竄夫歲奔走不給而豪右之族以一丁應役卽餘千百指皆媮矣穴蠹百年幾至不可究詰公爲閉閣凝精握算者久之條分支派嚮者跋躄之弊蕩然一洗令旣具民初不無疑駭居間之牘紛還而至公持之不爲動民卒便之傳所謂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臯地南阻於江與通形相埒瀕江之

如皋縣志 卷二 雜錄  
區既爲波臣所蓄而時復吐之爲洲則多爲豪家所業不復以業故主者洲民閭激以其田獻勳并用軍典法以戈船載旗鼓來斂收禾稼勢猖甚公聞之以單車往爲陳說利害其事乃解有大盜薛良金烏聚數百人倚洲爲窟數恣行劫掠羣洲之人無敢格者公爲請兵追捕馘其渠魁逐散其餘醜更議造戰艦募兵百名以一材官統之日邏行江中歲裹餉千二百金以洲所入之毫釐護洲所入之全賦不加餉而民便之崔苻之盜盡亡匿遠去諸傍洲左右介在吾通者亦獲以高枕詩曰四國于蕃其公之謂與臯與通雖號江鄉然江水僅足引灌一隅不能入河身及中區卑濕地無論魁臯矣歲稍旱卽河腹作十字裂故時

藉黃河之水以爲外援而黃河水自揚州茱萸灣迤入而東歷秦以迨於臯業二百里以遠河流如綫乃皇之上游有河岐而入海曰牙橋河故僞吳張士誠所濬繇諸鹽場以入中原者也高皇帝統一區宇分命廷臣視諸要害乃實此河其爲慮深遠矣邇者奸民利於走險乃矯舉以誑前鹺使者康公康公過聽而誤開之亡論害民稼穡阻漕渠而淤商船且使走險之民得以出沒其間將釀它日巨測之禍有識者憂之而莫敢誰何公旣規得其形勢要害輒思所以實之土木甓石皆具上其事於各臺使者僉曰可撰日以沉璧焉而奸民重斂所利益肆狂嫚爲梗公乃偵得其指使者主名將坐以法于是爭自走畚鍤從事凡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淡月而工告成遠邇聞之莫不拊掌大呼爲公稱快且爲  
國計民生快也且河所隸其地爲泰之海安鎮徐家堰海  
安聚落千萬家游膠序者若而人自未有登賢書者今河  
一塞而徐君輒衰然高薦楊君亦得列乙榜然則是役也  
匪直阜與通之民並蒙其利卽彼方之風氣亦若因之而  
培者茲何莫非公賜哉夫世之爲長吏者率以官爲傳舍  
第取嘉肺之美果然其橐云爾不知憂國計惡問民生哉  
而公乃以實心尚治任勞任怨不避豪右不畏疆禦且其  
經綸妙用呼吸變化更有匪夷所思者使之風議台垣借  
箸以襄聖明何憂社稷哉行當載陟華津聿調元氣沛霖  
雨以滲漉四字又詎獨吾維揚一郡之民獲蒙其蔭已也

公諱衷純別號廣霞浙江秀水人

如皋李明府政蹟記

京山人 李維楨 禮部尚書

如皋李明府爲令三年諸臺上其治行冢宰覈疏具如所  
廉訪請勅封其父母夫婦而視事如故以待徵書上報可  
於是公莅任且五年矣邑人度公不能久淹則具述公政  
績樹之五達之衢以示來許永去思而徵文不佞書之公  
以才名著吳越間俯而就常調又得此烏鹵地人虞公或  
夷然不屑而精心爲政赤子視其民家事視其邑良法美  
意更僕未易數第舉其大者徵賦令編民自輸不責里正  
受訟不遣伍伯追呼平市價不以公用摧直諸掾曹以次  
爲序遴其人筦庫若廩毋薦賄逐城社狐鼠十百輩繩奸



民號天罡虎棍虐民者罪其渠率屏之遠方博戲而毀產者憚婚嫁而溺子女者無上事而宰耕牛者竈民分途相影射奸利者罪無赦除坐鹽派引強民買者竈民分途相影射按籍別之而徭役均此邑之所患苦而公釐正之大都也歲飢爲糜食餓者凡三十一所病則予藥所活五萬人而懲其乘飢爲盜者招流人三百戶墾荒田七千畝自蒔稻外教以菽雜糧開陂池備旱潦教女婦織紝機杼聲相聞嚴保甲什伍相坐之法月集民於社講律令及高皇帝之訓諭而闡釋之旌孝子節婦復其身家督課諸生豐其餼廩琢磨其行誼斧藻學宮煥然一新請增士入省試游鄉校額五十餘年邑無第進士者至公始見其偕計復數人

皆公所陶淑也四門四封各有塾童稚無不受業宋范文正岳武穆文信國明鄭端簡皆有功於邑或缺不祀或祀失宜爲二忠報功兩祠準祭法風勸後來修先賢安定祠龍圖墓而俗佞佛驅左道無方之民無譁張爲幻錄囚大辟遣戍未減若而人輕繫輒釋犴狴素饘不乏無瘼死遼餉以銀代米造海船堅而可久省浮費累百鰥寡孤獨贍之以時埋齒掩骼鬼無靈響此邑之所利賴而公舉行之大都也然而他邑賢能容有之卽在邑恒事耳邑與他邑所不恒有者齊魯妖民震於其鄰邑兵僅八十益之三百名曰忠勇師干之試人人可用賊憚不入界南沙孤懸江中盜薛良金負固四出爲寇掠子女財帛不從者死率兵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討之豪奴圍奪民田脇之以刃與我兵抗捕而正法立沙  
營募沙兵設沙船徵沙田爲餉而簡經師訓誨其子弟遂  
爲樂郊此他邑與邑所不恒有公爲首功然而一時一隅  
事也通州衛漕船就邑兌糧自改於泰州苛刻無可如何  
條上不便十說得仍舊貫其尤著者塞牙橋郡自灣頭鎮  
由泰州達邑至通州海門四百餘里僅一河無他水股引  
運漕運鹽溉田通商胥資焉獨牙橋北小河通富安場鹽  
徒私販取捷國初長慮却顧築塞二百餘年宵小誦譟上  
官開闢水道遂涸力請塞如初已相邑地高於通泰二州  
泰在上得水通在下有海邑處其中稍不雨卽成赤地縣  
南龍游河直入大江前令建壩功未竟至公始成風氣不

散而可引潮水常足此則邑世世之利而他所未有也當  
其始畫策上或以好事疑之旁或以專美忌之下或以浮  
議搖之往往半途而廢公以一邑目視以一邑耳聽謀之  
審執之固爭之強毅然爲民請命付毀譽利鈍於度外豈  
不難哉有如後之人不悉公苦心而紛更博名臯邑無幸  
矣是安得無紀載以垂永久余考虞歐二家藝文所載政  
碑凡六彼偏安之朝雜霸之治侈爲盛事美談今公之委  
任權力與六君迴殊能得此善政而稱之宜入國史循吏  
傳因詳記之如右公名衷純字元白樵李人其徵文者明  
經石生而下若而人名氏具之左方

安定胡先生傳

蒲陽

蔡

襄

端明殿  
學士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臯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君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甬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使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嚴師弟子之禮視諸子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母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

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秘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旣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旣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卽卒詔賻其家

胡安定墓誌

蔡襄

胡氏世居長安詢爲唐兵部尙書其孫韞因亂留蜀爲西

蜀陵州刺史蜀平歸京師終衛尉卿於君爲曾祖生秦州  
司寇叅軍諱修已卒葬如臯司寇生海寧節度推官諱訥  
贈太子中允博學善屬文呂文靖公彛簡嘗薦其書備修  
國史君其長子也諱瑗字翼之少有氣節專意經學兼通  
歷律之法力貧以撫兄弟之孤愛意良厚景祐中范文正  
公仲淹上書言君知古樂召見論樂拜試秘書省檢書郎  
康定初元吳寇邊陝西帥臣辟爲丹州推官後移密州觀  
察推官丁父憂舉其族之亡於遠者九喪歸葬服除遷保  
寧軍節度推官治湖州州學又召教授諸王宮病家辭免  
遂以太子中舍致仕改殿中丞驛召會秘閣議樂除大理  
評事兼太常主簿尋復解罷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

講仍與議樂樂成改大理寺丞賜緋魚嘉祐元年遷太子  
中允充天章閣侍講旣而疾不能朝拜太常博士還官政  
從其子志康杭州節度推官以就養四年六月六日終於  
杭州享年六十有七明年十月五日葬於湖州烏程何山  
之原母隨氏贈京兆縣太君娶王氏封長安縣君有子三  
人志康進士及第杭州觀察推官志寧志正皆力學志寧  
永州知州志正携父衣冠歸葬如臯太子中允墓左遂守  
墓田於舊居女壻大理寺丞滕希魯次進士王伯起季女  
尙幼孫守約君孤進獨立不恤權貴義以自信本朝承用  
周樂其聲高不合中和太祖皇帝嘗詔下一律而未遑制  
作天子知樂命李照等修之君初得對崇政殿辨照等所

修樂非是詔令改作未幾報罷及會秘閣議按周禮以正鐘律用上黨黍列爲九等累其中者爲尺尺定而律成驗之比舊下一律於是撤前樂而新之天子臨紫宸鐘磬在庭天子曰學者能通典故而不能知聲音工者習其聲傳而不知制器之理斯難能也先有議鑄鐘當有大小今與黃鐘一之非古制乃用倍半之法作應鐘至是鐘成特小者不堪備宮懸諸儒侍從無異議者天子可之用於郊廟又令作皇祐新樂圖記布之天下蓋積二十年而後成其間同議論皆貴官老儒相詆正者豈一二哉然君未始恤之也尤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

日以見諸生設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必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磨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署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爲胡氏口義侍邇經講不以諱忌爲避旣疾上數遣中貴人就問安否蓋亦有所待矣比去京諸生詣闕下乞留者累日公卿相送都門甚盛莫不惜其行也君雖老於訓導在丹州實與帥府事建議更陳法治兵器開廢地爲營田募土人爲兵給錢使自市勁馬漸以代東兵之不任戰者雖軍校蕃酋亭長廝役以事見輒飲之酒訪備邊利害以資帥府多武人初謂君徒能知古書耳旣觀君之所爲

不以異已又翕然稱之君事材而行篤卒艱勤以沒所著  
資聖集十三卷藏於家嗟乎士之有志于道以身法世莫  
不欲致之於用推之於遠然才德之士多亦蹇軋難通豈  
不有命乎君不鄙小官進不及用切於誨人其施博矣晚  
乃得侍天子左右若將有爲輒病以廢豈人事也哉

胡安定墓表

廬陵 歐陽修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京兆人後爲泰州如  
臯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  
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  
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唯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  
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

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  
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  
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  
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  
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  
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  
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世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  
散在四方隨其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  
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  
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試秘書省校書郎辟丹  
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  
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  
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  
寺丞國子監直講乃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  
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  
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  
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  
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  
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  
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  
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

之原

王載墓誌銘

毘陵

丁寶臣

君諱載字德輿泰州如臯人曾祖裕祖珣父贊不顯於世  
君侗儻負氣節少以財雄於鄉族人患其不得專有也曰  
圖異居君屢勉諭之不聽因悉推與無毫髮顧惜其後家  
亦饒裕鄉之親舊有無急難必周之惟恐小有不至愛其  
子常厚禮延致士之賢者以爲友師而成就其材士亦樂  
遊其門娶黃氏贈長興縣太君生子惟清繼娶徐氏封仁  
壽縣太君生子惟熙任屯田員外郎審刑院詳議官以文  
行爲時聞人女三人適人孫男三人曰慤曰愿舉進士曰  
志尙幼孫女四人景祐元年九月十一日卒於楚州鹽城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縣尉之署享年四十九至和二年十二月一日葬於泰州  
如皋縣赤岸鄉之原贈官至大理寺丞銘曰人能以義勝  
其利欲之心而見於其行及自顧無不足者於世爲難觀  
君之所爲如此而慶及於後世亦其效也夫

王惟清墓誌銘

宋

居

秘書省  
校書郎

君諱惟清字子直君早失怙恃與其弟居曲盡友愛周旋  
四方出處憂樂未嘗不與其弟偕也君性冲澹不以勢利  
自易其介故終其身不仕皇祐中安定先生胡瑗爲太學  
博士召其子觀論之曰先生天下之師也汝往學焉觀承  
其教越千里而往遊不五六年果魁冠王府多士得名天  
下繼以進士登第鄉人教子必以君爲法閭巷有醉酒而

好狂呼者及君之門則斂容過焉或問其故則曰王君其  
可無畏耶爲人見憚如此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  
考終於京師之館舍享年五十四卜以八年十二月十七  
日葬於如皋之先塋娶李氏有婦德生子五人男一人曰  
觀女四人長適右班殿直趙世昌次適進士江淵次適進  
士丁敏修一尚幼銘曰德不得仕豈其命耶引年不遐吁  
其可嗟子賢而官以蕃厥家

王惟熙墓誌銘

孫

覺著作  
佐郎

君諱惟熙字伯廣景祐元年進士起家楚州鹽城縣尉君  
時尙少然已自力爲吏縣濱大江盜恃之殺人覆舟去莫  
可得君常治輕舸乘風輒出索其江之上下以多克獲羣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黨皆避匿解散州有獄羣飲酒斃一人意一人扶之莫能  
辨以屬君君脫其械勞以酒食如平民既食君呼曰汝手  
用左而死者之傷右尚何拒焉囚服曰有仇久矣幸其醉  
扶之官得其情死不恨秩滿爲開封府扶溝縣主簿還開  
封府縣尉辟刑部詳覆官逾年遷大理寺丞改大理寺詳  
斷官持法堅正事有奏成而卿不可使易之君不爲易卿  
置酒以命其屬語之曰王詳斷易某奏耶君曰否卿怒呼  
吏戒曰王詳斷如是不可以共事矣趨奏罷之坐爲之恐  
君徐曰事顧是否何如罷非所恤也奏亦不報知常州晉  
陵縣有兄弟居而更訴其子毆世父與叔父者求異其籍  
君曰是寧可以法治之耶呼諭之曰兄弟天屬也子猶子

也乎錢財小不忍墮其天屬寘子以法非人情後將大悔  
爲杖其二子而去之二人者卒聽君教相與如初其爲政  
多類此召爲審刑院詳議官賜緋衣銀帶讞上而平反之  
者甚衆泗洲船卒盜米當死君議之曰米來遠矣盜者豈  
一朝耶如必其贓於所敗之州卽殺人多矣覆之得不死  
者五人朝廷嘉之賜帛三十疋儂智高反轉掠嶺南諸州  
州吏棄城者數十人棄城法死君與其長進議上前曰州  
之所恃以守者城完而兵足用也嶺南諸州多不足恃奈  
何以常法加之先帝內亦矜之數十人者皆得不死丁母  
夫人徐氏仁壽縣太君憂服除通判棣州至則完復舊防  
以除隸民夾河之菑其長蓋數百里而民不告勞流移四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歸州大有年召修嘉祐編勅權大理少卿編勅成遷權判大理寺兼光祿寺累官至尙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君天性平恕雖從事於法令專務推原人情傳以古義今所行勅多君所爲更定大理領天下之獄奏讞煩委君旣通達而又久於其間遇遭先帝慈仁欽恤恤刑緩死君故得伸其志議論每爲朝廷所從其屬多自以爲不及居家恂恂事上接下皆能得其懽心與人交久而不渝俸入與族之貧者共之喜讀書於諸史尤能記悉所爲文章皆可觀采其家收而類之凡十五卷年四十有六嘉祐七年九月十日卒於光祿寺之正寢明年十二月十七日葬於泰州如臯縣之赤岸鄉先塋夫人史氏太康縣君

有婦道能相其家子覲進士及第秀州司戶叅軍學行知名子覲太廟齋郎女二人孫男計孫女二人皆尚幼銘曰仕不習法治或濶疎習而精深有刻有拘其孰如君質有信厚施用不疑寬而能守先帝陟君天下之平宜君百年明清邦刑豈其柅之半塗而止是將又興君實有子

丁錫墓誌

王觀

丁錫字孝先其先泰州如臯人曾祖郗祖暉父忠順皆養高耻仕君平生慷慨嚴正少語居家雖對孩孺若賓客事後母以孝聞至於執喪不違禮鄉人相語曰孝如丁君足矣嘗有盜入君室無所獲以去君刺知其人陰以遺之孤窮無告者君無問親疎生則營居以衣食之死則買棺以

掩藏之至有負官金者貫錙盈月吏窘督已甚君隱其無  
出貨金贖之皇祐中部刺史以平糴不充文移下郡縣抑  
率極峻急邑人驚騷強君訴於令尹君曰不然樂日保生  
帝之力也盍損餘以應公須無自嗇以取咎衆感激君言  
而樂輸之君熙寧二年卒年四十有九長子傳舉進士有  
文云云此志萬歷初民家掘土治垣出之地下者有五石  
見存可據其行誼亦自足述也今縣賢所祀縣志所傳皆  
曰丁天錫其事母孝同遇盜同而處盜事不同錫卒於神  
宗之熙寧二年天錫母先卒於英宗之治平四年時固相  
及王觀志錫之墓又序天錫之母之歌事又相類也豈丁  
錫而縣志誤增為丁天錫乎豈一時一族而有名實相似

者乎因附志之以質疑其石今徙置文昌閣一存丁氏之  
跡一傳王公之文令後世可考信焉

丁傳墓誌銘

王觀

君姓丁氏諱傳字傳道泰州如臯縣人君幼有成人之度  
其父始教之讀書警悟異他兒出入閭巷舉止進退如蹈  
繩墨以孝謹稱弱冠失所怙居喪哀毀久之歎曰先君教  
我以儒而不能卒業非孝也於是喪既除而學益進仰事  
其母友愛其弟間言不能入舉進士有司第其文為一郡  
進士之首好善篤風義急人之急惟恐後之恂恂似不能  
言者由是鄉人無親疎貴賤皆敬仰之擇士人之賢者延  
至門下使與子弟遊故子弟亦多好學以禮法自律邑官

有諭諸生入鄉校者諸生言欲得君爲之師邑官數請君  
懇避不獲旣處師席以道義經術爲己任故一邑之後學  
善日益勸而學日益講君實倡之享年四十有八平居撰  
述不輟多可觀采其家類爲二十卷曾大父諱暉大父諱  
忠順考諱錫俱以善人名其妻王氏有婦德先卒四子  
曰孚曰采曰豸曰舜其弟傳將以紹聖二年九月二十有  
八庚申葬君於如臯縣赤岸鄉先塋之側以狀來求銘嗚  
呼君之夫人我亡伯父之女也知君蓋詳矣銘曰惟君力  
學幼已奇窮經白首志不移鈞深蹟遠研精微文采煥發  
名聲馳閨門雍睦孝且慈見義勇決知必爲里人愛敬莫  
恣欺後學相率尊爲師鄉老貢士首見推春官旅進莫我

知隙駒逝川不可追天道悠遠人難期降年不永道則肥  
孰喪孰得今何疑宅兆旣吉神女之嗚呼傷哉銘以詩

王學士宅碑記畧

邑人 劉鍾愉

寧海名邦發揚古地絃歌濟濟風和丞相原頭甲第重重  
水繞狀元陂上父老爲余言曰緬維有宋疊起名賢在雉  
水之東阡有龍圖之舊宅金龜歷代產偉人黃雀投環  
世留陰德寶刀感神仙之授佩兆公卿瑯琊啟江左之勲  
家傳闕閱爾乃司封員外以平獄高駟馬之門潤州神君  
因抗疏除豺狼之道內解黨議爵晉御史之臺外治城渠  
召遷中丞之府乃是父實生是子惟難弟兼有難兄出安  
定大儒之門登嘉祐二年之第筆不加點千篇芍藥之譜

紙貴雖揚口不停吟大理寺丞之書集名天鷲鳳毛有自  
不數賈至之揮毫花萼聯輝豈讓宋祁之獨步尤有從子  
稱厥佳兒辭厚聘於窮途耻拜命於捷徑射策邀宸翰之  
首擢建論挽宣和之頽風五代恩榮無忝科名領袖一門  
氣節堪作文教總持宜乎于氏門邊千尋喬木樂公社上  
百尺藤蘿然而廷馴賈氏之彪室隱桓家之豹豈若王根  
邸第翡翠盈軒寧誇石尉園林珊瑚滿架雖遭兵火集賢  
之門巷尚繞烏衣縱歷遷移三槐之家聲非同白屋近櫺  
星而鱗秀石梁重建蛟宮勝儀鳳於朝陽坊表高標雲路  
固以名勒鐘鼎蹟留百世之芳可弗宅建碑亭字酬三繅  
之價

馬繼祖墓銘

泰興 何 棐 太僕寺少卿

公諱繼祖字崇功號述齋宏治己酉中應天鄉試庚戌成  
進士觀禮部尚書政辛亥拜山東博興知縣適民飢極力  
賑貸又賜甚公爲文禱於神遂獲時雨丁巳徵拜南京雲  
南道御史矢厲風節本堂吳中丞珉侯中丞珣交惡公倡  
疏劾去之照刷內府九庫文卷巡視金吾等衛倉場不縱  
不刻咸稱得體諺有德俊惡三馬之號德馬謂公也壬戌  
奉勅核閩廣二省屯田染嵐疾恐貽母憂上疏乞休正德  
初疾愈人謂公可出公燭炳幾先無復仕念未幾逆瑾變  
亂舊章遂以患病違限例致仕庚午瑾伏誅奉詔復職公  
曰吾親俱棄養祿仕何爲不出卒於家銘曰東臯夫子述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名其齋學窮三禮克先有開鄉薦文名連第蜚英試良有  
司思存博興簡擢留臺爲御史才人以德稱匪直風裁使  
粵在告纖離在阨櫪伏驄蹄馳不竟足獲終養親且裕後  
昆有詔弗起節全而貞行出有處行行且止斂餘不享益  
遺諸子典午之宗元自述翁德宜有後行大而充我詩曰  
銘惟狀是述尚有龍章永賁幽室

錢藻墓誌銘畧

王錫爵 大學士

公諱藻字自文己未進士拜南儀部主事遷膳部郎中己  
巳出守廣信癸酉遷山東按察副使備兵霸州再遷叅政  
徙密雲戊寅擢湖廣按察使又遷廣東右轄庚辰轉貴州  
左轄壬午轉轄湖廣請告閱十二年召起陟太僕光祿卿

逾歲四遷以至今官云公冲夷恬曠不爲翁熱亦不爲崖  
岸斬絕之行好獎飭士類慷慨脫人之難毋視事老吏膠  
拳奉法莫敢衡視决機畫策初若不經意久之霆擊騰湧  
提出人意表廣信有流兵八千薄境上郡人大震當事者  
擬以重賂噉之公不聽堅壁徵師阨其塞要賊從間遁去  
盜徐凌雲負險剽兩省間兩省協勦之不克公輕卒擣其  
巢縛渠首以歸山東多盜警根堅穴深公捕之甚峻多設  
邏候遵水陸者遣兵衛之出疆行旅如歸市霸州久患水  
公築防延亘數百里而獨朱家口者湍迅不可築公禱於  
河風擁巨艦塞其口因投菱實之民譁以爲神密雲城湫  
隘不足恃公大城其東偏又城石塘四路以距膚聯絡七

百里其他鈎校宿蠹櫛縮浮費於黔覈侵壤均虛稅於楚  
瘞隱田數萬於光祿出上供稊米轉陳致新以餼百工積  
至萬餘石於順天程其租庸而哀益之所部二十七郡邑  
具稱便又出贖鍰八百金官市田爲叢塚以葬枯骨去官  
之日老幼扶携攀哭纏屬不絕人益見思則春秋俎豆公  
長吏謁祠下惟謹迨公卒多夢公車從如雲呵擁入廟精  
爽如生公真古之遺愛也夏文愍遺孤出當蔭從子鳩而  
奪之公白寃狀覆主爵罷其蔭大司馬譚公忤時相罷歸  
過信公善待之亡何賜環公待之如初無殊禮江陵父喪  
謁假還開府以下咸會葬而公憲使獨不至俟事竣乃入  
楚楚棘公分典省試知柄臣子有贊倖謝勿閱卷主者探

兩卷嘗公公揮筆署罷之柄臣敗物議沸騰公益以不阿  
爲輿論所重公宦情泊然其慕退甚於人之嗜進外恬和  
而內寔強直凡世俗違心借色腹嘗面親失勢則鳥獸散  
得時則蜂蟻聚者公唾不屑視而其進退亦剛果有法度  
余與公雅相善每見公公未嘗不念在故山草堂中旣考  
其鄉行公府削跡門庭如洗臺省交薦強公登朝雖天奪  
之年而生平八面受敵之才萬人一不奪之勇士大夫至今  
樂道之公十六補諸生食餼耻問家人產手一編照雪讀  
之娶許宜人貧不能布幣宜人貴浣衣脫粟自若公以此  
數歷中外出則有冰蘂聲入則推產諸季有德於鄉有長  
者聲瀕老橐無餘裝夫婦相顧自解曰獨不計曩者雪中

讀書時邪爲一笑而罷諸子彬彬負儻聲里中德公者皆稱爲清白吏子孫銘曰公以禮進以勇退清不市名仇不阿貴歿爲明神生爲循吏官有祠社有祭勒爾碑封而隧其儷從之永終譽子孫繩繩福攸暨

蘇愚墓誌銘略

李

植

僉都御史

公姓蘇諱愚字君明辛酉鄉薦壬戌成進士通籍尚書郎擢僉事兵備興泉興泉值倭奴蹂躪之餘法紀凌夷公私匱竭里甲苦額外浮徵公定徵派之則官給贖以詔民民準贖以輸官歲裁不經費數千公憤士兵廢弛嚴團練之法以客兵處臨漳德濟之衝令其防守會倭犯崇武士兵過其鋒客兵邀其後不遺一矢擒斬二百餘再犯同安公

航海擊之獲俘一百有六巨寇曾一本擁萬衆焚掠粵南賊勢猖狂海多颶風師頓兵不進公曰我兵以風逆拳賊賊寧不以風便犯我兵貴先機安得以天時爲解俄頃賊果乘虛燬我巨艦諸將愈股慄公趨海上仰天誓師曰此舉竭兩省膏血爲民滅賊天若有意兩省生民必無颶風倘不測願以身當之乃嚴督進兵行至海岸山巔見石鐫得勝粵三字氣愈壯飛帆競進將士無不人人奮至柘林與賊遇大戰敗之搗其巢穴執俘以獻海上之燧始停庚午罹廣東糧儲道尋遷副使整飭惠州監長樂軍時長樂巨寇二十餘黨嘯聚南嶺藍溪之間聲勢相爲犄角公計給螺溪賊出降給以銜目縱爲內應密授計縛賊鄒嘉儒



等三十人餘黨悉潰大小二十餘戰斬獲四千五百餘級  
諸巢悉平進秩叅政既還孽復張公復出奇三戰斬獲一  
千七百餘級招撫流移嶺溪悉成沃壤潮寇朱良寶聞山  
賊平依堡扼險公架飛樓壘鹵攻破之擒斬八百三十餘  
級夷其堡巨寇林鳳復擾湖海羽檄旁午公趨湖勦之賊  
偵知公來遂逸去忌公者借察典中公論調公赴闕申辯  
復補貴州兵備叅政時滇黔多事不減閩粵故又借公於  
黔由黔入滇路爲苗所梗公嚴邏緝苗爲縮首平定司惡  
苗者亞叛久擁銅鼓提西等寨攻清平城公移駐平越大  
集兵力欲爲一創永安之計苗懼肉袒以迎王師公有之  
受苗一百五十六寨陽洞官司遁叛以公遣諭稽顙來歸

又受苗三千零十三寨臻調長官司逐殺土苗劉玉梅奏  
勘久不決公持尺紙走一介羣苗投地俟辜圖立劉氏裔  
一元轄其部屬又受苗一百八十五寨全黔賴之奠安壬  
午擢福建按察使尋擢江西右布政使復轉廣西左布政  
使屢求歸不遂乃留臺竟中以豫章飛誣語用原官移貴  
州公曰吾志久在初衣何調爲遂致政歸卒於家銘曰江  
淮人傑邦家石臣南服歷試發摘若神運籌戡亂嶺海清  
塵有苗斯格譽徹楓宸帝命日俞褒以溫綸爰莅岳牧寵  
賚厥親釋綬來歸以全其真沒而不朽勒此貞珉

冒守愚墓誌銘略

高陽 孫承宗 大學士

今上初元綜覈吏治嘉與海內更始一時牧守令長彬彬

多穎川渤海之政而吾師冒公治行最著公初令高陽以  
最調安肅擢守德慶所至煜煜聲藉甚而高陽政尤著高  
陽界瀛鄭間爲九河委苦水患民殍且徙者半一邑公興  
卒治隄南抵蠡北至安州蜿蜒百餘里而樹柳其上凡三  
萬株隄成甌脫盡爲腴壤其後歲稔民顛擲爲茹全活甚  
衆比於甘棠焉兩臺議踐更法意相左下郡邑具言狀公  
條析便宜各當其意觀察三公善之行二十郡邑著爲令  
例十年一清戶符閱月始竣其他徭役次第更受署公疏  
旬而竣懸令國門不均者以告迄無言者吏前白例公曰  
無庸也出赫蹏某某絲某某家悉中貲蓋公於清戶符  
時默識之矣公發姦摘伏如神然務解嬖不輕受記當受

記日立爲詰質大者扶小者誦讓罷遣之逮對簿者數人  
而已有兄弟相訐者公扶弟而令兄以左右手自爲擊問  
痛否其人悟遂相好如初居三年化大治道不拾遺會安  
肅令懷不任劇中丞張公鹵御史于公鯨交章請假公安  
肅公至則稽故牘蒐積弊批根伐實胥吏而室之豪吏黥  
卒懼讐不敢動李四勿者大俠挾貴勢數以睚眦殺人公  
捕之卒正以法司薪璫從子毆斃人逃匿禁內公遣健兒  
僞爲負薪者沒禁內久之稍與狎給出禁繫以還抵罪璫  
保貴用事市田宅邑中公入計保弟緹騎以部民禮上謁  
請介公於保公謝弗往人多公不阿而貴人側目矣邑尠  
道公未嘗飾厨傳媚過使客時相子爲中秘過邑榜傳舍

吏公亦逮其舍人子榜之曰以敝邑疲於奔命隆殺有差何苛責焉且邑以中秘待若不以相公子也他郡邑冤獄移公爲央平政治聞於京師中丞張公疏三輔賢令以公爲第一而考功察舉當入爲給事御史忌者尼之竟予郡去德慶界兩粵複嶺采阻狺盤窟難治又軍興後瘡痍未甦公一意燠休裁冗役蠲私權節浮費諸不便民者悉白罷之造士勸農毆游惰愛瞻窮獨慰安牧養焉先是行絜田令公在肅業已於事而竣比至郡乘橈行深山中躬履畝先諸郡報上縮故額如干藩司讓公令以按隱田獨奈何縮故額公曰縣官意覈寔爾卽僞增謂黔首何卒不益以封公喪歸竟中讒罷猶以安肅貴人修郅故士論惜之

公去高陽蓋三十年三老父兄言及輒泣下曰使君寔生我雖公亦自謂高陽民奉我當不減仲卿桐鄉也公問遺無所取所至裁公使錢不留一縷錢穀出入悉民自封發卽以其羨付踐喪家爲轉輸費吏第簿計而已家居益砥節一介不以苟於人其廉固性也公爲政嚴不受私謁家居亦不私謁令令憚事公就問民疾苦輒慷慨持議無所隱歲大稔攝篆者過催租株逮纍纍公寓書規之而乞賑於臺使者得發倉廩假窮民勲臣據江上田民不能抗公與博士馬君等裹糧走陪京白當路卻之稅璫度江田過寔屬令覆令以璫故不爲減公爭之令陰謂公第爲若減無庸恤衆公不可卒得俱減歲省課千金而令以清浮額

被薦始服公公性篤孝幼失母以不及養爲痛孺慕無已時封公嚴急臨公公莊色奉之惟謹處娣弟友愛無間長君日乾舉賢書命張蓋徒行謁鄉里親舊塗遇雨肩輿歸仍子杖曰吾不以子貴而壞吾家法初公爲鱸堂生有文名學使屢試第一莊皇帝以登極恩詔推澤海內材雋士廷策之異常貢格而公首被選年未三十少也旣卒業辟雍文名益噪學士大夫僉推轂之而以急封公養遽仕仕七年歸纔四十餘耳歸而數以覃恩進階奉議大夫蓋逾二十年卒公諱守愚字師顏號文樓生嘉靖庚子卒以萬曆癸卯年六十有四葬於城南二里新阡銘曰公德綦貞公才綦楸適粵朱轡游燕墨綬在在口碑煌煌俎豆廉吏

之家必有洪胄公未戩者以貽厥后

冒夢齡墓誌略

浙江 倪元璐 祭酒

公名夢齡字汝九別號元同公以明經再爲邑令擢寧州守不赴官而歸隱自稱逸民以其子觀察貴往來板輿邱園之間賦詩飲酒二十餘年以疾終年七十有一宗宜人後一年歿年亦七十有一觀察負土治阡曰萬花園云元璐蓋觀崎行致專之士執其一德以成名者多矣然自其執之必有其賊執水賊火執觚賊規亦不足貴也元同所執無所賊其止執鈍不以賊其才其進執下不以賊其志其安執繩不以賊其氣其危執義不以賊其懷其自養執達不以賊其性其應物執傲不以賊其禮當公始驥自期

飛兔及旣沈挂浸成蝨魚哦於學宮者十年入爲雍弟子  
都養又二十年一編之外無復馬足一旦臨政鋒鏗華照  
銳然而出此謂其止執鈍不以賊其才也一第如登乃投  
儒憤人謂萑求苟熟幸不饑耳公植眉彈骨爭長名人先  
治會昌小者正靡俗發漏誅大者復圮梁鼎頽序旣移鄩  
都大者捍強寇保危墉小者靖奸氓察猥屬磁尊邛杖不  
入庖裏列侯屏息而歸霸焉此謂其進執下不以賊其志  
也當其無動烹鮮駟鷄循循粥粥其言曰吾欲使大事化  
小小事化無耳及乎悖酋發難三川沸驚孤城委賊如噓  
中粟而義激脉張車劍並及乞師石砧人賦無衣內誅叛  
徒外靖梗旅空鎗能饋市人可兵鑿甲蟻生久益騰壯此

謂其安執繩不以賊其氣也公旣捐生辦賊斥遠妻子羽  
書蠶午綸扇無措顧猶飲酒示暇召客爲歡一賊來鵬三  
軍皆舞一日作詩寄觀察有云爾自好爲吾不惡登陣入  
社又開尊此謂其危執義不以賊其懷也公散才於詩歸  
趣於酒詩日不輟吟酒不盡二斗不達曙不止或諫之者  
曰吾如日暮不再旦死則葬陶家側耳自命曰達菴而每  
懷其伯兄別駕輒涕泗闌干期功之哀必廢絲竹此謂其  
自養執達不以賊其性也吐蠅彈鼻不耐人過一語不投  
賔斷俱作而以性好施或告之疾病患難者小者脫驂大  
而分宅雖欺之亦不恨畏見貴人而市氓野老拱揖致恭  
此謂其應物執傲不以賊其禮也凡若此者是爲龍德倪

子曰元同公之為有龍德者以其內友宜人下子觀察內  
友宜人以謀其忠孝下子觀察以謀其詩酒有餘矣且夫  
天下之君子不必皆坦蕩也使天下之為君子者內顧莫  
為之簧翽則忠孝不可樂下視莫為之堂構雖詩酒必有  
憂妻之曰齊子之曰似豈不然乎元璐嘗好為大抵之言  
以盡物如元同公與宗宜人者舉其一端可廢高行十傳  
易曰強在牀下用史巫紛若此言處異致飾馭明之術馭  
幽則以直不繁稱也

冒起宗墓誌銘略

鄒之麟都御史

公生而豐頤偉幹虎項舉止英爽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戊  
午舉於鄉年將四十思欲得一第以為父母乃榮發憤入

都遂登進士蓋思宗登極元年也釋褐選行人庚午奉使  
還北兵薄都城且累月勤王師雲集皆不敢至城下內莫  
得消息公獨穿萬馬長營入朝朝中始知外臺事壬申授  
南京考功主事轉郎中甲戌分巡兗西整飭曹濮時流賊  
之破汜水薄歸德者勢且窺黃河公同曹人劉澤清拒之  
聞寧州訃痛毀奔喪一軍白衣冠相送服闋補高肇道調  
衡永又半載調襄陽而襄陽新為闖獻屠破勢更危於官  
曹濮時全楚震動邑無人烟監司守令無一人可語緩急  
者公居襄陽踰年降大股賊惠登相王光恩等八萬餘人  
而子襄方以文名重天下一時卿相爭折節與之交念父  
勞臣踐危疆陰泣血上書諸貴人乃得移寶慶遂乞骸骨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歸歸未兩月襄陽復破或曰天也甲申復補漕儲而南北  
之變起公於是不復仕矣甲午冬以疾卒於家銘曰廣陵  
僻姓冒爲最著前有大叅後惟憲副跳盪淮海人虎文龍  
官不稱德祿不酬功誌公生平公真不朽所未盡殫甲申  
乙酉甲申之際余所難言風號大陸海立乾坤柔順且貞  
幽芳以勁祈死祝宗公得其正太湖浩淼愁鬼所宮余年  
八十愧未從公寧州幽宅公藏其側寒從父衣饑從母食  
文孫令子公足以傳伐此豐碑於萬斯年

冒襄墓誌銘略

韓 菱 禮部尚書

故明熹廟時黃門北寺之獄與諸賢相繼逮繫笞掠死六  
君子其最著也而國是淆於上清議激於下名流俊彥雲

合風驅惟義之歸當是時四公子之名藉甚四公子者桐  
城方密之以智陽美陳定生貞慧歸德侯朝宗方城與先  
生也先生少年負盛氣嘗置酒桃葉渡會六君子諸孤兒  
一時名士咸在酒酣歌哭共斥嘗懷寧懷寧故奄黨也聞  
益恨甲申黨獄興定生捕得幾死先生賴誠意伯厓免旣  
而定生朝宗相繼歿密之棄官爲僧以去而先生獨存亦  
無意於世矣家故有園池亭館之勝客至如歸而家日落  
晚以圖書自娛享大年以終蓋自先生歿而東南故老遺  
民之風流餘韻於是歇絕矣其可痛也先生姓冒氏名襄  
字辟疆號巢民甫二歲爲郭青螺鄒南臯所器賞十歲輒  
能賦詩董文敏爲作序等爲諸生屢試不售以副榜授推

官而亂作遂不出數移居避亂艱難造次奉養萬方當父副使疾革索筆書示兩孫爾父天生孝子不可不學又曰爾父胸中天空海濶學得一分卽是孝子母馬恭人嘗得危疾齟以身及長子代子果天而恭人幸無恙父歿逮事又三十年跬步不忍離其喪次先生年七十矣泣慕如孺子於族黨尤有恩祖姑老而無子迎事之終身事外王父母及諸舅氏皆曲體恭人心友愛諸弟老而彌篤與人交有始終定生子檢討君少而才邀至家園飲食教誨之以成其名邑有許生以義被法妻子當入旗胥王姓者寔護行先生子以道里資並辦所贖之費胥感動陰以其妻代行久之以先生所辦金贖歸而許妻不知也先生高胥義

迎養其夫婦至死其他完朋友之喪而恤其孤經紀其家時其婚嫁事不勝書也辛巳歲大早上官才先生委以賑其邑人條法甚具全活無算不足自鬻產出簪珥繼之歲壬辰復大稔先生賑如前民疫死者衆先生日行道確中亦病且殆邑令陳泣禱於神死三日而蘇其急人難多此類著述甚富成集者有先世前徽錄六十年師友詩文集及櫟巢文集水繪詩文集書法特妙喜作擘窠大字人皆藏弄珍之其歿也年八十有三康熙癸酉十二月也海內賢士大夫咸歎風雅之道喪故舊親黨以至閭巷老穉男女咸哭泣失聲惜善人之不長云銘曰桃葉長干賓客衣冠有如擊筑易水風寒水繪之居匿峰是廬有如舞衣伯



女身集志 卷二十一  
瑜親娛孝友於家是亦爲政邱園大佳而非捷徑憂患怡然消其魁壘老大成灰少年如矢推排人間餘八十年海澗天空斯言良然我作銘詩藏諸馬鬣宿草春烟年年風月

劉瑗墓表略

泰州儲 曠戶部侍郎

君諱瑗字敬之泰州如臯人君生而穎敏長而謹重治詩經補邑學弟子員領鄉貢入國子監成化癸巳拜山東海豐知縣縣瀕海地斥鹵租賦積數歲不輸民半在獄吏故齊民多舞智爲奸因賄刑役貧窶不得休息君下車勞來撫輯悉釋諸逋負民使還舍諭以德意與定賦期民感激爭來輸納未幾畢償其負每歲役民君與民約以里圖大

小差定重輕之等有事君自署定吏惟具文書莫緣爲奸期年民旣和輯始飭孔子廟庭修學舍暇日詣學進諸生講說經義興行禮教尤詳於聽獄辯析毫末下無遁情他郡有疑獄不決御史必檄君兼聽丁父喪服闋以母老不起遇詔例進階儒林郎致仕君爲令時山東大臣方柄用諸郡邑爭相附援率致通顯君盡瘁劾職未嘗以名通其門至秩滿不遷晏如也君寡嗜欲不飲酒飲食衣服不踰制撫弟瑄及諸子恩禮周洽修族譜教子孫以義爲範好愛古書樂則悠然賦詩而已解組二十年乃終

冒鸞墓表略

溫仁和

先生始號復齋更號東臯晚更得菴世爲揚之知臯人十

三歲授禮經於侍御馬公繼祖始治舉子業十四歲隨潘齋翁讀書縣學縣令內江向公翀來視學見而奇之謂翁曰爾有子矣爲備禮送之入學時建仕學書院命先生讀書其中提學御史上饒婁公謙得先生卷奇之是秋中鄉試主司泰和羅公西涯李公見先生於燕次各以所簪花爲先生簪之宏治癸丑舉進士明年授南京刑部主事嘗致書二弟云刑官難爲或任情爲輕重通賄爲出入假權以報復其懦者又不能鋤枉以植直甚可恨也適有告姦者獄成不服先生以數言折之得其情尙書戴公喜謂先生曰初讞能得疑獄是可知其政矣丁父憂去服闋改武庫主事宏治壬戌充會試同考官轉本司員外郎遷車駕

司署郎中尋寔授時諸邊缺戰馬舊例淮陽備用馬止納折色至是欲令納馬計其費數倍先生立草疏上之得復舊例時有中官守備南京倚逆瑾奏討馬五十匹船五十艘先生革減其半瑾銜之陰伺先生舉動卒無所得而免尋陞福建布政司左叅議分守建寧道汀州大茂山劇賊肆劫掠先生諭以威福賊首來降給業與居地方乃安後分守武平慮囚將樂有追贓驛卒三十餘人病且死先生自御史賀君泰免之未幾致仕太宜人卒先生竟以憂勞遂不起在林下十有三年足不履縣庭口不道世故鄉里族人咸敬尊之

胡香山墓銘略

周 霽 修 撰

公諱香山字夢白世居通之成村里公會祖敏始遷於臯  
公考邦棟工舉子業以疾家居絕意進取惟寄志於公嫡  
母丁太君無子張太君生公至性孝誠質慤醇厚七歲能  
文章十一補邑弟子員年十四贈公疾刲股進及毀瘠甚  
邑令察純孝請旌之既長娶冒孺人能飭理內政且善佐  
公養志公得北遊辟廬名噪日下微聞丁太君疾卽馳歸  
歸而侍養豫晨昏暇惟務精進於學學不爲專家自晚周  
秦漢以下羣冊籍罔弗究天官地志人蹟物象所錯綜散  
布罔弗析將以儲爲他日用歷二十年太君壽終公泣血  
孺慕不異喪贈公時非天性篤摯能強而致然耶服闋承  
張太君命復北遊於

世廟癸卯特科得鄉會試中式爲庶吉士充一統志纂修官散館

授編修改河南道監察御史協理浙江道事已復歸館職  
編閱

命總理

內務府

咸安宮學政初公之修一統志也專委陝西省既又令總閱

惟公纂本爲式余嘗於館課隙見公繙校排纂晝夜研核  
期必犁然燦然與他本不同而總事羣公卿亦莫不以精  
明詳確稱胡太史才者公之聞譽於是隆而疾亦於是乎  
深矣且公於乙巳歲聞張太君訃也號慟不欲生以始衰  
之年麻衣芒屨跋涉三千餘里冒風雪弗顧每念飯含未

得親視輒哽咽不能出聲及居廬經營奄家心力已耗甚免喪赴補而郵亭信宿迴憶奔喪日情緒涕泪時時交睫下何怪乎公疾之入膏肓而深錮也歟癸丑秋以疾乞謝職余時奉

命視關中學惟冀公得瘳可共還侍

殿廷而公竟捐館矣東望江臯私悼之情烏能已已公生於康熙十四年七月初七日以乾隆二年三月初五日考終里第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葬於臯城之北贈公三台山瑩之左余特節舉公大端誌不朽者爲之銘銘曰江滸之臯夢徵賢豪匪宗安定能自華

國藜閣校讐垓埏燦列移孝作忠文獻呶啤相曰旨哉是拔

是崇

帝曰俞哉是優是庸羣賢交獎逾拜三公盛德世祀俾熾而豐三台山兮臯城外望贈公兮靈魄在長江浩兮祉澤霈嗚呼山彌高兮水彌大惟先生之蟄蟄兮以賢繼賢晉三台而永配

鄭勳墓傳略

杭世駿

鄭氏之在前朝遠有宗緒其由歛而蘇以遷於如臯者稱白蒲鎮鄭氏族大寵多逾昌而熾若夫龐鴻淳懿扶樹名教以貽之孫子者則贊菴公爲之冠公旣歿世令嗣隴州牧大綸以乾隆丁卯之歲請於今大中丞陳公宏謀旣銘而納諸幽矣至於上史館光志乘信今傳後之詞闕焉未

備越三年文孫景莊來浙爲鹽運司運判以余學於舊史  
氏質而不詭介其宗人前安邑令羽達請爲文以傳公嗚  
呼孝子順孫之心良苦而公之可傳不藉於文字又可知  
也按其狀云公諱勳字克襄贊菴其號也自敬陵公至公  
王父東海公隱德勿耀君考贈奉政大夫晉階朝議大夫  
伯齡公諱琪實篤生君幼負至性方毀齒途遇新喪父  
者哀號躑躅求瘞以歛其親不可得卽解所佩銀環練與  
之雖在稚齡不少靳歸以語母母爲大京兆淑湖錢公女  
孫賢明有遠識大喜逾望喟曰興鄭宗者必此兒也未弱  
冠爲學宮弟子章逢之儒締章節旬銜世以求售公卓立  
不阿期爲寔踐之學克有成德協於儒宗母遭危疾公脅

不安席泣涕禱神割股和糜以進病卽霍然逾三年病至  
不起哀毀逾禮結廬墓側未嘗一窺內戶執贈公喪亦如  
之公夙有大志承先人餘蔭益體先人所欲爲以利濟爲  
急務餓有粟凍有衣病有醫藥死有櫛埋九族依倚若囊  
橐最其全活嬰兒一事爲大鎮向有延嬰堂延接貧人有  
子不能舉者送縣收乳之公慮祁寒酷暑呱呱兒戒視不  
謹或罹天殤捐腴田廣建屋宇改名育嬰雇乳媪製冬夏  
衣祿歲活嬰兒常數百人兩弟旣通籍季滯於京職久不  
得調公總家政婚嫁其子女祿賜或不給時時周其乏絕  
且貽書以清白吏相勗故兩弟在官勞勩懋著休問四流  
皆公所成也公娶於宗繼以冒皆先公卽世公年方艾獨

居鰥鰥如枯禪秋士肅穆不可干狎以義方啟迪諸子皆  
迄有成立雍正五年公年七十有五矣飾巾待期考終膺  
下薰其德者號泣奔喪聲殷牆宇讓德考行心喪加經者  
不可僕數嗚呼公本孝以行仁本仁以達義政施於家庭  
而惠行乎里鄙由恩貢生例選學正不樂仕進朝典有待  
迨旣沒齒綸綍之賁幽壤者重至累襲且未有已其贈奉  
政大夫山東濟南同知者長子大毅所居官也次變儀衛  
衛經歷臨次卽隴州牧大綸贊曰三鄭釋經衣被天下如  
瞽得相如求於幽室者而有燭其後必有達者瓜繇椒衍  
雖百世未艾可也白麟溪之鄭始於綺在唐已有義門之  
旌迄於今幾歷千歲而世澤不衰白蒲鎮之鄭發祥於公

遠祖敬陵逮公而大光蕉庭載筆之史發潛誅幽嚴於袞  
鉞至於傳孝友尤矜慎持重而不肯妄有予可誠以庸行  
之難循而譽浮於寔鬼神有陰奪之矣余讀中丞公之志  
以識公訪於宗老徧質之其鄉人而尤信噫公有可徵矣  
徵余文公遂終隱沒哉因景莊之請次第書之以使夫觀  
人風者有所據焉

重修陳忠肅公墓碑記

常州 錢維城

天壤間唯忠義之氣歷諸千禩而不朽其感發人心者生  
存則景仰則倣效而稽諸史冊遷徙卒葬之所往往增人  
太息顧顯微闡幽非得有心人爲之表揚其湮沒不彰者  
亦隨在多有臯邑東十五里蔣君莊黃君體乾田畔有古

墓湍水嗽嚙挹其淳潦可以已疾村民傳爲神異已乃得  
壙版于穴旁辨其字畫年號知爲宋司諫謚忠肅陳公瓘  
之墓考諸史公爲宋朝理學哲宗名臣因抗直數忤權貴  
安置泰州後以子正彙告蔡京有搖動東宮事跡復竄逐  
通海間此墓之所由隸臯嶽前邑侯丁公元正親勘撰爲  
碑記後邑侯李公棠申請崇祀換爲三忠祠記復訪求陳  
氏裔孫春秋展祀無缺此乾隆辛未年間事臯人咸以爲  
善越數載黃君體乾恐其事久而就湮修葺立碑以垂久  
遠嗚呼黃君可謂有心人矣忠肅公轉徙流離距今六百  
餘年骨埋荒烟斷梗之中封樹不及憑弔無從傷已向非  
黃君細釋其漉漫字跡誌版何由而得知非力請當事先

後陳辭公籲採訪何由而得當非得陳氏裔孫於陳家壩  
以爲確証事跡何由而得寔而黃君獨肩其事不辭艱鉅  
具言邑令乞爲上達奉木主於邑之二忠祠並忠武忠烈  
而祀之改爲三忠祠廟食百世墓壙重新使忠肅公之孤  
忠亮節得不湮沒於身後功豈不鉅哉然則是舉也固兩  
賢侯之褒揚慰忠魂於九原而要非有心者之經理不及  
此歲庚申余弟竹初主講斯土欣然述其事之顛末於以  
嘆忠義之激發人心者深矣因樂得而爲之記

寄父書

許直

國勢至此非生平所及料先聞聖駕南遷欲圖間道趨從  
佐中興恢復庶幾忠孝稍全今勢阻時迫義無復之惟有

遵授直聖賢之書語男忠義之事一以報君恩一以明親訓但父老在堂母極未舉忠孝之道兩有遺憾直死有餘辜惟大人加意珍攝以慰長年直死雖不足贖死且猶生勿以爲念向議明秋葬母雖芳孫年幼當竭力從四哥治大事倘聖禧彌集國運重新則子弟猛力攻書以補男忠孝之不逮便用紅紙帖亦借以瀝男之丹血耳

二烈傳 載蘇州府志

余孝光

二烈者如臯盧氏與其女也並以烈死常熟白茆鄧穀已入邑志武進唐順之爲祠記顧二烈事甚秘歲久始發二公俱失烈婦之夫姓氏而序事亦稍失寔萬歷丁未余館茆上有父老目其事者爲余言曰烈婦夫李祐如臯閭師

人歲役避役糊口四方家蒼頭故虞產遂來虞居金涇橋酒治其鄰而不及周進貴貴銜之海豪張島怙寵李兵憲爲耆民橫海上而貴卽其義兒貴覘祐妻艷曝衣庭中多紈綺說島曰里中有客盜自如臯來者多藏且婦女艷島喜與爪牙周洋謀統衆捕之籍其家家人悉就縛至白茆洋別室掠治寃號聲徹天錮禁婦女於洋之寢令洋諷曰而夫生死懸吾黨手而順吾黨力能生之否卽旦暮死獄耳而母女安逃烈婦泣私與女計曰父烈士詎以我姿賈禍我孱婦安能抗羣兇莫若早自裁以謝爾父父亦釋然矣女然之盧於是如廁過庖竊庖刀還錮所夜守者睡命女白刃喉聲若鋸驚守者盧給曰甦睡聲耳頃亦自刃體



戰地震守者躍起燭之兩尸枕血中潛報島洋秘不令祐知亟昇二幣雜松香黃椒焚叢篁中仍械祐過婁解兵憲以無贓弗受島洋計曰燼其妻女而縱之此自遺禍何如並投之江以杜禍萌遂繫投之江而蒼頭得逸去後烈婦之父老儒渡江訪女無從踪跡痛哭而去嗚呼灰二烈於倒懸李祐之時祐雖存而無從覺其故沉李祐於糜爛二烈之後人共憤而莫敢發其奸久之島懸馬伽民於金涇橋毒笞之馬願捐生報萬戶怨條島諸不法事走京師口籲直指陳蕙而失二烈事陳陽拒而陰詞之具得寔符馬所條下車卽命有司縛島陳曰擢汝髮不足數汝罪盍自服時若有促島者首服二烈事陳駭曰天遣自暴也遂正

島以法追二烈遺骨將別封樹弗獲而發難之周進貴已先疫死周洋獨漏網三年洋復橫民有發前事於孟令顏者令曰吾秀才時卽聞如臯二烈欲食奸肉而寢其皮不虞餘黨猶未殲也立置之法先是御史聞之世廟詔有司立二烈祠春秋以少牢祀而馮令汝弼輓以詩有身違魚腹綱常在節顯烏臺日月懸之句至今傳誦云

范封翁傳

崑山 葉方藹 探花

范可裕字啟之號景衛系出宋丞相忠宣公元末子孫避兵如臯遂爲臯人自可裕以上四世皆積學爲名儒祖母叢氏未三十而寡節操冰霜茹荼撫孤至八十二而終旌表未逮識者惜焉可裕父自魯官粵西叢歿自魯奔喪還

可裕慮道遠往迎粵西湖江多險水陸無所適從可裕禱於神曰宜從水衆皆曰從陸勿聽舟行感異夢謂舟人曰今日父子當遇必詳識之未幾果有舟揚帆下裕心動疾呼不應急廻舟追之果裕父舟也方以哭母得疾且殆遂相抱號泣抵家甫三日自魯亦歿可裕之純孝由是大著可裕配盧氏病且篤庀奩具數百金將爲醫藥費置枕間而可裕之伯兄諸生爲貪吏所持非金莫解可裕念兄厄亟索前金於枕間盡舉以授而兄獄解其能友于兄刑于妻如此可裕膺恩例選以侍養雅不欲仕居家以好行其德每歲租入半以賙族黨復行文正義莊之制族中計人授食無不遍給賴以舉火者數百家邑之姻黨凡吉凶貧

病所需造門而請無不立應以及作粥賑饑育嬰助樸諸事不能盡書蓋數十年如一日也可裕長子戶部郎端有至性盧宜人病剖臂肉和藥進之時年始十五人謂稱太翁子云端初筮仕儀封令奉父教以清謹聞裕間就養儀封值端出訪所行政廉得其不名一錢狀喜甚爲加七筭端令儀時觀風者每入境覽其碑碣治行班班可考循卓之聲播遐邇薦舉之疏登剗劄翁喜益甚旋擢充郡丞是時裕年且八十端念親老心忤忤然嘗喟然嘆曰古人倚閭嚙指夫獨非人子哉我親已大耋餘年無幾北山之詩所不敢言國家錫類之仁必當逮下爰邀恩得爲京朝官需次里門以全終養之志又復數載裕愈健飯謂端曰國

恩不可負我幸無恙汝暫往供職稍得報稱再作歸養計可也強之再三端黽勉從命甫拜官版曹而裕之訃音至矣端椎心泣血痛不自勝燕署中克盡喪禮人咸稱之曰孝子之至莫大乎顯揚如端者夫何歉焉藹亦竊以爲躋上壽子孫衆多五福備矣人子於此亦何憾耶裕卒年八十有七

誥封奉政大夫大學士馮溥爲之誌

治央瀆碑

國朝黃克業 邑人

明世廟時縣令劉永準新作臯之六門古北極門其一也環門而爲壕塹聲橋影日夕卽次爲四達之津自鄭端簡廓而城之復鑿壕於外故道漸湮斯舊河所由名矣自明

迄今二百餘年民廬栉比河易爲陸不絕如綫而受塵居央瀆水經火星廟西垣湧而赴於古壕垣爲水激日就圯垣外巷半陷於央瀆晦夕雨淋往往失足行道苦之徐君甸巖鳩工伐石整而夷其上又以漢壽亭侯廟逼臨古壕之坎過者咸穿兩掖門行不潔褻神咎莫大焉爲治坦途石藉而疊岸立若磐因柵其門而越行者於垣外前後所費不貲悉甸巖獨爲任之其友人吳子鹿書自中州歸叩余廬請記於石余告之曰甸巖諸所爲大矣何有於是乎昔自湖南賦遂初而歸修學宮創書院建嬰堂割宅而爲宗祠施田以作義塚諸所爲大矣何有於是乎雖然平治道路濬利溝渠可以輔王化而澤里閭樹列屏垣尊崇廟

如身縣志 卷二十一  
豹可以歆神明而召豐稔於其小節見其大槩於其一端  
徵其百行是可以不朽也

重修玉皇閣記

上帝體居冲漠無形與聲而視聽自民呼應如響然虫虫  
者未之知也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則天寔在人人無  
不可以事天然非高堂邃宇不足以明尊非龍章鳳彩不  
足以彰異非鐘鼓笙鏞香幡課誦不足以申誠一若此凡  
以示人知有天耳知有天而凡不畏法不畏吏不畏清議  
者未嘗不畏天畏天則遷善改過之心油然而生矣皇邑介  
江淮間其士好絃誦其民崇儉樸其風俗清淳而近古自  
郊廟以逮村里皆知敬畏明神昭事上帝邑紳徐勛敦行

好修無間於人言以父病呼天而天佑之瀕危以安於是  
捐貲棄產不問有無請於邑侯建立玉皇殿以申報祀夫  
至德無象則假物以象之大雅之美文王也曰金玉其相  
楚騷之美神也曰貝闕珠宮使一方之人翻然勃然咸知  
上帝之不逮而不敢爲非因之以報生成祈風雨未始非  
務民義也矧揚連年大浸民其爲魚以此籲帝乘天行也  
邑乾方宜時巍然傑構栢地理也因苗而懼祀而受福悚  
人心也一舉而三善備焉何可少歟今徐紳且仕於秦雍  
州積高神明之隩秦文公立時郊上帝諸神祠之所聚也  
當其鳩工土木經營輪奐之始已兆乎此然則徐紳此舉  
固古孝子之行也仁人之心也其意可勸其事可風而美

亦可傳也已故因其請而爲之序

娑羅樹記

黃洙

曩嘗秋試白下艤燕子磯遊永濟寺見僧市木菓色如菴而淡質堅寔不之識詢之知其爲寺娑羅樹子能已心痛蓋此樹無多子也昨年來臯與湘浦遊其家廟玉皇宮之西偏忽又見此樹異之湘浦爲余言令祖宏緒公官安仁廉甚引疾歸無所持惟移署苑小娑羅樹一株植盆中笑以示人曰此子宦囊也後讀書於此遂移植牆陰及今百餘年高十有四丈許合抱十圍每四五月花秋結實心痛者焙此實酒下輒愈廟祝歲貲之可萬錢余聞之歎曰娑羅樹見佛經不類人間凡樹此與永濟一株可謂遙遙相

峙於大江南北矣今湘浦索敘紀靈根愛美蔭云

東嶽廟記

邑人 許嗣隆

余嘗游京師道經泰壇是爲東嶽蓋聖母之所宅而天齊帝之所居也盤礴鬱積旣厚且高雲日晶瑩元氣渾噩每思一窺巔輿而僕夫孔棘遂不留行循山而走綿亘盡一日乃止其所爲天門日觀者雖僅得之虛無縹緲間而竦峙齊魯枝峰蔓壑羅列磬折神所憑依誠在是矣臯邑彈丸僻居海澨旣無崇岡疊嶂呼吸可通帝座又鮮淨域可爲崇報之階故帝無專祠云高僧天元焚修有素願力自矢求所以祀帝者得故隴西文部廢宅在城東隅蓋亦取東嶽之義焉其地面雉堞襟長河園亭竹樹映帶迴環真

勝槩也但棟宇傾圮屋有落勢餘地一笏又半荒於蒿萊不特無以飾觀亦且無以駐錫所賴遠近長者並力齊心以襄大舉簪纓闕闕之地既歷滄桑淪爲灌莽者有之或不幸而爲豪右所噬酣歌恒舞有玷清風又或不幸而更爲淫祠雖花宮紺宇止藉觀游其流失寧有極哉今帝爲九土幽明之宰職萬民生死之司古云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茲之所建垂庇一方非淺鮮矣苟克新其堂陞雄峙東城方且與秦嶽同壽時萬時億勿替引之而隴西捨宅爲寺魂魄亦有所依固非若淫祠之建且永歸淨土并可銷豪強覬覦之心臯之人士自應共爲愉快有不助營度者哉

建泰山行宮記

明鄭人達知縣

今上登極之初余奉命令臯蒞政之暇嘗問俗觀風見治北有臺巍然方崇其宇鳩工集材奔走趨事者不疾而速予顧左右曰此何爲者也曰泰山行宮也廡而未竟日事者張某謁余問其費幾何曰千金有奇問曾給公帑乎曰未也曾強斂於民乎曰皆吾民所樂輸也神故有宮在城隍廟西南隅謁者苦其湫隘將營別廡值堪輿家譚治後空虛當得重鎮緣卜地於茲民靡不欲高大神宇者故樂爲之輸也予曰若輩自有當務棄人而惟神是奉惑矣哉時漕河變遷財用告匱會大司空萬公檄下郡縣查勘祠宇令毀諸淫祀改其宇爲公署藉其材充驛傳以紓民力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李  
迺張怙等倉皇來告曰神庇吾民功非尠矣先是民歲裹糧走數千里登秦山上香幣今行宮成則民將就宮禱焉得免遠跋亦可省民數百金故以一勞而博永逸以一時之費而博百世之便脫毀之吾民費如故也矧禮有功於民者例得祀予聞其說甚合理且立意至勤懇也踰年工成制煩鉅麗雄峙一邑予復乘暇登覽竊動感慨之思夫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昔譚尙之禮樂之教易知而鬼神則惕之以禍福其期人遷善避咎統一致也願觀齊民之情畏神與畏人異臨民者日諄復以禮樂而佐之以夏楚民第以貌畏而狙詐相習於不窮神無片言亦不能爲天下盡殛此等輩也民卒心畏而狡抗者無敢欺何其肆然於

禮樂之教而於禍福之一念獨惕然也亦以在人者猶可問而在神者有時而不測也卽其不可測令民審趨避以不詭於禮樂則教化之行雖禮樂爲之明寔鬼神爲之幽矣詎可少哉泰山爲諸嶽之宗其神赫然稱靈長我明又有碧霞元君之封凡有禱祀輒奇應於是齊民益敬信崇奉而行宮之設遍江淮間臯民亦樂輸崇祀煒煌金碧如此夫人出一金以濟人急輒有難色至奉神無論饒乏施捨恐後甚有竭產而不顧者豈其畏神也深故苟可要之靡弗至乎第上之轉移而化導者未乘其機耳頃歲邑偶告饑朝廷發銀粟垂賑予佐以罰鍰猶慮不給因檢規官簿得其好施而饒於貲者若干人諭以奉神賑民同功一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德之意遂各欣然助賑饑口賴以全活者甚夥又可見斯  
民要福之私心與好義之公心趨若殊而機則通也今天  
下勢之所趨未易卒挽而其機如此則使之同心嚮道直  
一轉移間觀厥成矣故茲宮之翔聽之民而弗禁非作虛  
器以滋民惑也聊因其所神而徐施吾教云爾

天后宮碑記

無錫 秦鼎雲 敘諭

庚戌秋余自宿松調任如臯恭謁聖廟後卽延訪舊聞稽  
考祀典其載在邑志者如社稷山川風雲雷雨咸各有壇  
文武兩聖及祈報諸神爲朔望所展拜者尤廟貌巍峩神  
靈顯赫有其舉之莫或敢廢洵乎此邦士民之福也越兩  
載有閩商連凌雲等來謁余曰某等始經貿易住居於此

歷有年所跋涉江淮嶺海間不知幾經往返矣或運重載  
或駕輕艤如履平地少風波之險不可味所從來罔知報  
也於乾隆三十五年購宅於臯城東偏錢家橋之南建天  
后聖母行宮有堂三楹弗過崇也有廊數武弗尚奢也內  
構齋房用昭敬也外築平臺備演樂也隆祭享答神庥闕  
之人胥奔走焉且其言曰某等托屢貿業習聞聖母功昭  
清晏福庇商民屢奉

綸春秋崇祀凡府州縣屬一例舉行是其靈在天下殆亦猶  
水行地中固無往而不在也豈特爲吾閩人錫福已哉今  
逢誕辰敢乞公詣廟炷香用光俎豆余思臯邑懋遷之客  
五方聚處多卜營會館昭祀神明山右則奉關壯繆西江



則奉許真君閩人則奉天后聖母記云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聖母係福莆湄洲嶼人林氏女也生有異徵好道白日飛昇其輔國庇民有呼卽應具詳顯聖錄蓋德流江海功著安瀾洵非閩人尸祝其桑梓之私者余忝掌風教主祭祀遂從其請齋沐焚香敬禮於堂下退而記其事以俟夫採風者傳諸不朽并冀異日規模式廓咨請秩宗編入祀典斯可深望於閩人并有企於臯之人士也夫

重修龍王廟記

邑人 徐觀政

余嘗涉江淮渡海溼帆檣所集莫不尊奉金龍四大王焉謹按王姓謝氏生於有宋之末年昆季俱殉國難靈顯素著每於風濤震蕩死生呼吸時百號百應護漕艘而庇商

賈助

國佑民之神力班班可考故其廟貌莊嚴春秋禋祀有殊禮也吾臯彈丸地耳僻在海隅北郭外有大王廟久圯雨風剝蝕神相露處住僧頻易乾隆三十三年有僧維石者始來駐錫觸目興悲慨發宏願誓新此廟三十八年先傾已橐建觀音殿然後叩募諸緣數易寒暑備歷艱辛手胼足胝先正殿而戲樓而山門僧寮香積舊者新毀者整隘者擴缺者完又於嘉慶三年復起川堂三楹於是乎有堂有舍有廊有軒晨鐘暮鼓六時禪誦巍巍煥煥琳宇一新駸駸乎與余所見江淮之間金碧輝煌者誠堪媲美矣嗚呼維石之行力豈不偉哉且余每見世之緇流借募緣而營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私室自奉則求其精好廟宇則任其傾頽更且置私產權  
子母以射利孰有公而忘私如維石者乎茲因百廢告成  
囑記于予以誌斯廟興起之由俾維石之後嗣咸知修建  
之艱難各發坐享之慚愧古不云乎創業難守成更難援  
筆誌之

重修伏海寺碑記略

邑人 江大鍵

臯邑伏海寺據舊志隆慶萬歷間僧德葵德戒元敏所建  
大雄殿後碧霞山祀碧霞元君則邑人張冒諸君倡其始  
衆姓勸其成者以僧伽之苦行檀那之樂輸營斯傑構邑  
侯鄭公立石垂後蓋二百餘年矣中間爲住持僧月波所  
耗敗屋宇傾頽神龕暴露鄉人憫焉茲山茲寺無論前功

不可廢壞而於臯所係賴急宜繕治者其原有四曰慈靈  
之感應也曰地形之重鎮也曰名景所彙聚古蹟所留遺  
也古者禦大災捍大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自吾鄉建立  
斯宇佛法僊靈禱祈應響曾非一事每見大旱雩祭設壇  
必於此舞振而厲魃除焚疏而甘雨降此其福庇民生雖  
坊庸猶當永報況慈悲廣大與聰明正直者乎斯則當治  
者一矣臯邑僻處一隅無崇山巨嶺爲之屏障形家言築  
土爲臯以衍其勢則土風厚而秀氣積故茲山與文昌閣  
南北相望雙峯聳峙人文日益炳蔚財用日益富饒皆有  
明驗斯則當治者二矣山寺毗鄰多林園臺榭志云曲水  
長隄左右環映幽林曠野迥隔市囂蓋山倚城闔逸園水

繪露香隱玉壺領霽峯透迤聯屬登高俯瞰美不勝收若  
從他園亭望見茲山仄逕飛樓勢如湧出借蔭猶復不少  
此其當治者三至若三世大佛丈六金身與元君法像皆  
以銅鑄十八阿羅無非鐵冶相傳冶鐵時顯著奇異又有  
千觔銅鼎飛來巨鐘均非常物入寺瞻仰摩挲莫不嗟歎  
諸多勝蹟自應億劫長新永永不替此其當治者四矣夫  
人無關於倫常事無關於掌故地無關於名勝文章無關  
於風化當時夸盛過則已焉其積蓄者淺而流易竭也故  
雖鄉祀之鬼神亦有澤竭而衰者茲山茲寺不可廢壞非  
其係賴者重歟當月波耗敗時禪侶星散若子若孫踵蹈  
前轍至乾隆四十一年有僧寧遠自定惠移錫緣發大誓

願罄傾囊橐獨任荷擔積篋無階指金罕術乃爰曦一笠  
寒水雙屨竹柳閣閣銅板錚錚首城市次鄉鎮次鄰邑匍  
匐繭足虛往寔歸時有忌而沮之者師持堅定不退道心  
嘗風雪渡江購木石卧疾不支佛爲感夢霍然起行狼總  
鎮憇此山也額獎之曰真正修持自是志願彌堅施舍彌  
衆或獨任數楹或共營一厦或分助窗垣樑柱或散施壁  
瓦椽釘庀材鳩工歲有所成閱今十稔而大藏厥事若寺  
門大殿山門大殿斗宮禪室藏經樓觀音殿法堂祖堂齋  
堂方丈諸寮香積因前有而恢廓者三十餘間改前制而  
又增益所無者四十餘間凡八十間巍峩寔業煥然一新  
各堂神像法身悉爲裝塑置買寺旁隙地闢房一十六契

殿東填河數十丈是以規撫拓大於前贖還所廢檔田三契增入施田一契又增林梓鎮東太陽廟下院一所通計募用簿籍數合二萬餘金而二百年之業重興四不可壞之功始竟固由神佛佑助然非師鼓精衛之力任勞任怨無以致此阜人欲表而彰之並示後世子孫永久知所法戒乃謨斯文請於邑侯舒公公許之立石

定惠寺造佛菩薩阿羅漢等像疏

冒夢齡

伏聞能仁文佛藉象教以莊嚴優陀延王隨分造而瞻禮好施善行獨先於六度中戒定惠禪造像宏功十倍於四天下江湖海水與惟如阜之定惠院傳自有宋之天禧年元祐詩存已有橋古碑橫之句熙明代遠不堪垣頽象毀

之嗟拓拔一區迷却荒烟之草闍黎幾箇敲殘明月之鐘然形家者曰斯古刹也殿原北面寔關縣宇之龍峯水向東流藉鎮覺宮之巽位可寺無繕葺而像不崇興近有上人性乾勝因夙植鉅任仔肩錫曳祈寒赤腳踏七年之雪衲披酷暑穿骸行九夏之陽普化破夫衆慳堅持鳩乎大力因有緣而締構乃不日而告成紺殿更新峩峩作東南雄鎮金容面闕廩廩虛遠近皈依載發猛心庚紆宏願虔營瑞木廣甸良因圖購純紫旃檀之香首造毘盧遮那之佛遍一切而體淨奉衆德以悉賅十二圓覺菩薩分居宇下二九阿羅尊者隱現雲中諸佛具三世之容千尊列四天之上背坐觀音大士儼從靈海而來面立韋馱尊天永

以法門是護以位置則上方下方而成宜若莊嚴則增塑  
減塑而惟力精誠所結足感卧石爲翻願力殊宏知兆寶  
珠自涌是所望於檀越繁大知識瓔珞鉢兩而可捐豈惟  
念此蘭馨藉諸善信螺髻玉毫而堪寫挺金姿之四八應  
來毗首羯磨天陔沙界之三千恍此拘惟瞿師國遠成聖  
果近種道芽錦雉城邊俄驚靈鷲之現玉蓮池內看起老  
龍之眠護佑不唐且勝那履沙婆之報造福無量匪徒給  
孤長者之金謹疏

重修定惠寺記

昌襄

蓋聞鉅函東渡花宮之意蕊恒飛金甌南翻香界之智珠  
常足園窻祿亦有世尊王舍岩堯非無長者循蜚攝提

以後斷鼇命鴈以還紺宇彌天寶坊匝地餐茲禪悅調  
了因自古及今筭窮巧歷如臯定慧寺唐貞觀舊刹也郡  
名瑩苑卽是龍鄉邑號雉城還如鷲嶺然而瑣珉雖鑿芳  
華易熄時移事易感慨繫焉是以宋元祐進士史聲有寺  
名定慧知何代橋古碑橫不記年之詠蓋過爵臺而獻弔  
登梧邱而有懷旣意切廢興亦愴深今曩矣泊乎崑岡失  
火泰階與瑞苑俱焚滄海橫流夏屋與綵船同沒暨有明  
之寺壁屬法嗣之中衰丹青剝落已無金薄之甄羅鬘飄  
零徒有白銀之塹一時緇白爲惋悵者久之沿及萬歷中  
有素芳上人者葺斯宇而居焉弟子三人長名性乾次名  
性德性乾俗姓翁號靜空上人仁心獨秀制此長蛇內律

彌貞祛斯醉象憫龕中之白繖非復全身悼塔裏之紅函  
祇餘舍利遂乃焚膏炙踝不異燃燈貫索盤胸奚殊歌利  
國名頭痛如夸父之逐虞淵民號文身警精衛之填渤海  
三年行乞依稀吞炭之人十步悲號髣髴望夫之婦幾同  
猿叫絕類馬鳴時則龍藏鮫人貢其綃縠雞林木客運彼  
榎栴善信餉其乳糜檀越資其因果銅欄十丈重開樊重  
之家璧樹千重再覩公沙之市又慮金容不整寶相難安  
誓雕海外之旃檀爰現人間之金釋於是善才童子偏袒  
南遊目連沙門隻身西去旣作此中之龍象且渡蠻方願  
爲彼地之鷓鴣只飛爰徼無何而沉香嶼上適至賈船鬱  
林洲前還來海舶果獲奇香一丈六尺遂塑大佛一尊竟

符夙願焉像成之日踰嶺東歸則有朱鳶計吏負弩前驅  
元菟將軍挽強後護洵白林之盛事金地之美譚矣寺基  
址四面各有三百餘步中爲佛殿前金剛殿左東嶽右禪  
堂山門臨泮水東流有廡有道有堦有垣有窰堵坡今不  
存寺側有池名玉蓮池靜空悟空重造大殿始於萬曆丁  
未香像抵如臯爲萬曆乙卯嗣後湛明上人募建鐘鼓樓  
雲石上人募建藏經閣至順治丁亥先大夫命閣黎渡江  
至嘉禾購藏經皮之閣焉其渡江請藏者爲德林上上人  
人後參學四方稱中峯高弟子授以衣鉢掩關三載密帷  
不開類儒流之董傳紅壁長掩追古德於少林因於寺中  
高唱法華復募造講堂五楹時寺中綱紀爲凝虛上上人

人雪山苦行不畏吐電之魔忉利薰修可却擔山之鬼建  
立普同塔重裝大佛韋馱像並造香積五楹德林悟空曾  
孫凝虛雲石孫並法門哲嗣云是刹也左挾王龍圖之墓  
右扼文忠烈之祠面瞰河流背枕城闕鎮芹宮之巽位踞  
花縣之龍峯千年蓮社關東勒鵬舉之文七尺螭碑江左  
記總持之筆是爲記

真君殿碑記

黃一鑑

神仙事蹟荒誕者多惟梅福王喬舊稱仙吏載之史冊然  
未有功在生民德被後世如我神功妙濟許真君者真君  
生於晉代以孝行顯及一行作吏所在官聲政績美不勝  
書其最著者潛蛟肆孽手除民害至今鐵柱猶存祠祀昭

然初非好事者神其說也祭法爲民禦大災捍大難則祀  
之真君之功上與驅猛獸下同逐鱷魚俎豆千秋豈區區  
雞犬飛昇徒豔人口而已哉臯之有萬壽宮祀真君蓋豫  
章諸子請於漕院屈公盡美所創建者邑故襟江帶海今  
幸際

天子在上宇內清晏百神効順真君聲靈赫濯庇及斯邦其  
宜也鑑舊屬桑梓得展旅祀之誠藉卮酒與鄉人相酌酢  
非真君之靈貺與是以樂爲之記

重修馬塘場關帝廟碑

如臯馬塘場人抱忠信之風戶修懷葛之業素崇帝廟世  
式明禋無如雨零甫柏風蝕徠松精英之舛蠻邈矣春秋

之典祀缺然廼有王君大溥者當雍正甲辰之歲陽侯不  
戒鯨魚死浪用是老幼填於壑林廬漂於野溥則觸目生  
哀呼臯役而埋齒集流亡而進食爰念場有祠廟所以福  
羣生祈年穀除疾疫報歲功者也廼誓願鳩工庀材重修  
大殿缺者補之露者蓋之更建層軒三楹碑亭一座曲廊  
十六楹歌舞樂神之榭八楹星簷飛翠遙傳鐘磬之音斗  
拱迎霞長靄雲山之色而帝之正氣在乾坤俎豆徧海隅  
矣

逸園復祀記

崔華

如臯冒氏有園曰逸園余過之水石竹樹亭榭澹如邃如  
也先是辟疆先生之大父奉直公仕歷兩縣一州清介與

時忤拂衣歸築逸園日觴咏其間嗣公成進士由天官考  
功即歷官主憲副亦與世齟齬遂偕隱足不履戶外辟疆  
奉兩世尊人就養無方奉直公以逸園屬辟疆世守及卒  
憲副公爲刻其像并所手書詩古文勒於石歲時奉祀不  
絕臨終屬長子辟疆亦如奉直之屬長孫也辟疆守祀事  
弗失葢三世如一日矣余見古之平泉梓澤旣已不旋踵  
而化爲衰草寒煙而近世名園勝地亦所在多有往往亭  
池如舊姓字已非葢曾未一瞬已易數主而冒氏獨能世  
守不失豈非前之付託得其人而後之承之者爲能孝而  
且賢哉辟疆名傾海內授司李不仕今老矣天下無知與  
不知皆仰之爲古人而顧有入室而操之戈者而逸園遂



幾易主辟疆殫心竭力以復故物而逸園遂以重復祀事  
聞噫逸園有重祀之稱而覽者於是有感矣昔蘇子瞻捨  
四閣菩薩以資先人冥福而懼僧不克守也進惟簡語之  
曰軾之以是子子也爲先人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  
其誰忍取之益感以孝思之同也今辟疆之復逸園也非  
以水石竹樹亭榭之澹如邃如者爲足以寄流覽也懼祀  
事之不修而隕先人之成業也天下豈有無祖之人哉詩  
曰無念爾祖又曰永言孝思方憲副公之易簣也呼辟疆  
二子嘉穗丹書而手書示之曰爾父天生孝子不可不學  
則辟疆之孝不待言矣而丹書更能於操戈入室之時以  
身捍父而幾殺其身是冒氏固以孝世其家者也

水繪園記

宜興陳維崧檢討

水繪園卽向之所謂鎮野帶坳竹樹玲瓏亭臺碁置者水  
繪菴是也其主人辟疆氏旣以遭值不偶乃解脫圭組將  
與黃冠緇侶遊約言曰我來是客僧爲主更園爲菴名自  
此始水繪之義繪者會也南北東西皆水繪其中林巒葩  
卉坱圠掩映若繪畫然古水繪在治城北今稍拓而南延  
袤幾十畝西望崢嶸而兀立者曰碧霞山由碧霞山東行  
七十步得小橋橋趾有亭以茅爲之踰亭而往芙蓉夾岸  
桃柳交蔭而蜿蜒者曰畫堤堤廣五尺長三十餘丈堤行  
已得水繪菴門門夾黃石山上安小樓閣牆如埤堦列雉  
六七門額水繪菴三字主人自書也門內石衢修然沿流

背閣逕折百餘步曰妙隱香林由是以往有二道其一左轉由壹默齋以至枕烟亭其一逕達寒碧堂之前白波浩淼曰洗鉢池蓋自宋尊宿洗鉢於此因以名焉洗鉢池前控逸園右亘中禪寺寺有曾文昭隱玉遺跡綠樹如環其東向臨流而閣者曰余氏壺領園由壺領水行左轉更折而北曰小浯溪溪出入萑葦若楚浯溪然由浯溪再折而西曰鶴嶼舊時常有鶴巢於此今構亭曰小三吾又有閣曰月魚基皆孤峙中流北城倚焉南臨懸雷峯下稍折而東亭曰波煙玉蓋取長吉詩義由亭而上曰湘中閣曰懸雷山房參差上下若凸若凹凌虛厲空次瀲莫測西入石洞甚廓常有小穴俯瞰澁浪坡苔蘚石紋如織前臨因

樹樓則蟠伏宛在地中由石洞右折而上爲懸雷峯峯頂平若几案可置酒可彈碁四顧煙雲翕習若碧霞若中禪若逸園壺領璇題繽紛朱甍烜赫盤亘浯溪如線惟洗鉢池則白浪駕空有長天一色之觀峯之由南陸而來者自妙隱香林以至澁浪坡其間名亭臺而勝者以十數澁浪坡爲最坡廣十丈皆小石離列可坐當兩晴日出則飛泉噴沫如珠下有石渠可作流觴之戲有聲淙淙然其樹多松多檜桂多玉蘭山茶烏則白鶴黃雀翡翠鷺鷥鷓鴣時或至焉懸雷之西有鏡閣兀立如浮屠下列小屋間側不可名狀其北望隆然而高者有土山山之後有廬曰碧落廬碧落廬者主人友戴無忝客居也其先戴敬夫與主人

善擬構是廬不果主人因為成之而館其子無忝於其中  
今遊黃山不歸更置一僧昕夕悠然有鐘磬聲由廬而西  
竹梁可通鶴嶼嶼前數武孤石亭立水中狀若灑瀨時躍  
白魚深然聞水聲自茲以往旋經小橋陸行二百步左轉  
而東得逸園逸園其先祖大夫元同先生棲隱處有古樹  
高樓直通玉帶橋下

水繪園染香閣記

冒襄

染香閣成於王子至己未僅八年竟連寶鏡樓臺同為絳  
雲之續不特鼎鑿書畫無一存六十年海內師友之貽并  
十世文獻無一字不化灰燼乃文虎亦赴玉樓數年也甲  
子中秋水雲出其舅氏遺扇乃染香落成余與文虎孺子  
唱和斷句感雲烟之過眼傷琴劍之當心泣然付梓以志  
疇昔

匿峯廬記略

鄧林梓

如臯冒氏水繪菴累石屹立有携取五岳之勢垣墉不設  
環以碧水竹樹蒼鬱羣鴉聚於此者萬計菴四周多林園  
鳥不止他屋而止水繪先生於其中徵歌選伎無朝非花  
靡夕不月海內賢士大夫與夫貧賤之交通門之子咸集  
於是或數年不歸主人日為致餼不少倦四十載賓朋之  
盛甲於大江南北一人之身勢殊時異平泉樹石頓改舊  
觀生平兩救凶荒好周三黨之急家益貧無餘貲以縛帚  
年逼古稀負土葬九十老母畢閏五月而別構匿峯廬昔

水繪之危巒創立今則以土岡迤邐勝之水繪之古木槎牙今則以野花滋蔓勝之水繪之曲廊飛閣今則以紙窓竹屋勝之文犀火玉昔日之開尊也此廬中田家瓦盆而已烹鮮擊肥昔日之肆筵也此廬中腐儒麤糲而已學農不足學圃有餘綠蓑青箬所以晦其身收視反聽所以藏其神離塵埃返天真其取義於匿峯也固宜

樸巢記

冒襄

如臯龍游河畔有樸樹寤生偃蓋如螭廻環似珥上覆菌雲下橫珊鐵枝葉笠垂外厥內闔予慙鳩拙倦飛息影借巢傍幹三面拗折皆層溪淺渚韜溜澹灩由巢左通小橋衝風耐雪裊度他枝枝杪爲臺如秋棠花可月可漁俱豐

以冰紋片石昔張功甫作架霄亭於四古松間懸以鐵繩風月之夜與客梯登自謂飄飄雲表此巢不絕不梯空遊滿樹想際真人神往還古更爲曠絕巢成卽從樹名余尤愛其樸也

西亭記略

鄭大孚

古老相傳西亭壩舊矣亭之興廢莫可考據稽壩所自昉由淮水至此西折而入於江昔人築壩蓄止之南下通於十山海門以亭名壩而無其亭恐是名亦將久而湮也余家於此數世先大夫築屋其側榜曰濠上王子大水屋圯焉丙寅秋重構西亭承先志也亭樹石柱四周以闌檻不設窗戶隄上雜樹棠梨夜合橘柚芙蓉左右編短籬藝蔬

數畦環亭種紅白蓮花蒲之人携榼咏讌其上咸曰茲亭  
商賈買遷舟車輻輳當溽暑烈日凍塗朔雪投斯亭而憩  
息可以休勞人矣五狼南跋林梓北循笠簑荷雨穰穰連  
雲可以話桑麻課陰晴矣櫻筐春陌蟹簞秋溪雅歌投壺  
被襟散髮可以寄傲而契賞矣埭接荆華莊環古柏寒潮  
暮鐘晴鳧兩雁鏗鏗深深啞啞啞啞可以陶寫性靈而流  
連景光矣客撫手而笑把醖而歌歌曰夜旣晏兮清露零  
縱橫列兮斗與參悲秋氣之蕭瑟挹旨酒之芳醇慨九原  
之不作紹前志於斯亭

隱玉齋記略

吳景新

如皐雨香菴宋隱玉齋也初曾魯國公有三子長輩次布

季肇肇以名臣謚文昭幼隨父任之皐讀書中禪寺內洗  
鉢池畔置齋名隱玉紹興間守泰州鑄石送齋中此隱玉  
所由來也元末齋毀石亦不存歲癸未余鄉人愛其地幽  
而小曲築館舍奉天竺先生於其間更名爲雨香菴畫梁  
水閣臨流俯仰亦皐邑之勝槩矣歲久棟側梁朽幾於欲  
傾庚寅夏邑人相與釀金重爲改築請額於余余曰今之  
視昔猶後之視今宋及今不下六七百年而隱玉渺然無  
存安知六七百年後雨香不與隱玉同轍乎矧公以名臣  
歷相位身後不能留其片土而吾與諸人善不出乎鄉里  
名不越乎闔閭賢而貴者不可知愚而賤者又安可保耶  
去其舊而更新何如新舊之並存於是題其額曰宋曾文

昭公讀書處夫亦以不朽隱玉者不朽雨香也

水竹居記

卽齊峯園

通州馬宏琦給事

北極門北五百餘步盤紆峭峯隱嶙蒼鬱者霞山右肱之  
置峯虛也環峯皆竹琅玕萬个響曼輕颺而直節虛中君  
子比德焉其下皆水澆滯嘉魚差池翠羽冬則照澄圓鏡  
夏則波跳明珠其流行不滯也似智其槩而弗滿也似仁  
若其讓而就下則又有禮焉姻丈甸巖解組幽棲既割履  
道園爲家祠復築樓於茲范子迎陵書其楣曰僑鳳昔沈  
東陽作郊居賦云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迹於西唐方之古  
人甸巖何讓歟樓前層軒曰雙清令子觀光觀政肄業其  
中捧詩禮以趨庭授琴樽而嘯侶甸巖樂之或鏃縮彌響

歌采蘋而射或綸綵截竿蔭高柳而漁蘊積旣宣心神俱  
遠樓之西南周以水榭名曰深淨每於紅藕花時佇襟遐  
想不染之說斯非誣矣其外聳蕭館於雲中聯叢祠於星  
社杳冥雲霧梵唄俱飛突兀林阜華鯨四落旣無境之不  
適復何慮而何營總其號曰水竹居水能性淡竹解心虛  
環味香山之句殆人境兩合者乎

大觀樓記

劉道明

掘港雖彈丸土而三面環海以一河西受淮流之委積氣  
所聚滙人士羣族而居焉阜以東一大都會也乃俗習魚  
鹽不聞絃誦人尙黠健不敦禮讓篤於時而拘於墟曾未  
有望洋而嘆者何所觀之不大也北燕金公孝友人也分

符茲邑有古儒將風其持躬正故不交人以勢而以義其  
居室廉故不惠人以利而以道一指崖角以善迎人而澹  
泊以化民安于市兵靜于伍無冗政是以多暇時城之北  
有樓久塌公闢而廣之奉神於中虛其左以爲講學地延  
士雋異者時往登眺而顏之曰大觀又於樓之東隅因高  
爲閣作文峯焉夫樓東南踞海十餘里洪波壯勇極目無  
際沐日浴月雲蒸霞起朝景夕暉氣象萬千豈僅以是爲  
觀之大乎而公意不在此矣固期與諸君子窮理辨欲析  
疑賞奇共澤于詩書而恢宏其心志炳於道德而變化其  
氣質務大而不務小移俗而不爲俗移異日者朴者以秀  
而黠者以純相與不懈而及于古文章煥若星日而功業

著于天壤然後共濯心以相慶也是則公命名之意也夫  
粵稽先賢之言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  
爲言以志大也夫五經四子之書俱在非所謂洋洋大觀  
乎學山至山學海至海則惟登斯樓者是望矣

江氏融軒記

冒春榮

吾鄉江氏自東庵丈人從浙東來也有道能文伯子以己  
卯舉於吾鄉次公秋觀先生稽古好學卜居城西南隅雁  
橋河上雁橋者石公農部爲崧兄弟三人望衡對宇相隔  
一河欲朝夕見而風雨昏暮輒苦道迂遂對戶建橋矣江  
氏樂而居之構數椽於廳西徧題曰融軒鄉先輩白蒲姜  
庶常書八分書揭於楹間延伯兄孝廉公課諸子於軒春

秋佳日率昆弟友生觴詠流連江氏之有軒猶石氏之有橋也令子筆鋒輩兄歌既翁弟頌克恭從無間言筆鋒磊落英多毓五沉潛謙退于君尤豪俊不羈約川髻年已早露頭角衡文論詩偷聲減字設色寫生所謂六事並舉八面不窮一時人士樂於偕遊而日坐是軒軒前點小石牽薔薇花蔓交枝接花之時香數里命酒酌賓賓多忘歸宋歐陽公記海陵許氏南園稱其孝弟著於三世園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翔集於其間者不爭巢而居不擇子而哺也又張明弼敘江氏祠云復州江氏起家進士任杭州李官僦屋而居寄爨而食遂與其族之賢者勗建宗祠此其與都華侈而不及先者品之相去豈止一牛之毛

哉近揚州江氏亦浙產也余與硯南善硯南視弟阿五年及艾而如孺子分甘居瘠有古人風硯南詩云一門兄弟互相師可以知矣昔貴陽江辰六爲吳興太守吳綺快婿會與孝廉公通譜籍敘兄弟今筆鋒讀硯南所著書而愛慕之他日相逢當與一敘而賡墳篋也嗟乎江氏自東漢巨孝公後何多孝友可紀之人哉

古春園

蔣宗海

維江海之內地連衣帶乎東臯翳名區之佳勝數更僕而猶勞遠稽宋代厥有文昭讀書遺跡兩香僧寮近湖有明迄於

本朝北有水繪南是樸巢同人沓來於焉逍遙范家古澹僻在



城均沙氏西園近小六橋圓通精舍露香環交廢興感深  
 老成謝凋迺有黃公系出江夏世居城北保世滋大前臨  
 闡閣後通諸蔗巷名兄友弟恭子傲孫化肅肅雍雍讀書耕  
 稼採其本源黃香之派世以孝稱於今不亞出郭十里在  
 田之居地邇而北先墓之廬既封既窆春秋屢徂先生在  
 焉伴此邱墟墓木已拱聞風歔歔築登削平部署先圖遂  
 成邱壑幽邃寬舒遙而望之葱葱鬱鬱其徑蜿蜒蛇盤而  
 入綠蔭蔽天生風却日即而觀之別一洞天門無車馬室  
 有雲烟是登是眺布蕤幽偏芳草綠縹春日爭媽嘉木葱  
 龍夏風冷然秋聲蕭撼歐陽賦篇冬氣凜冽襄陽梅箋羣  
 卉競秀百果獻甜池魚沸鬱游泳淪漣可以習靜可以永

年而黃之意寔不在此謂我先人生平所喜體魄歸藏神  
 氣左右花月之夜形聲宛爾不見不聞如臨如履世世子  
 孫守此勿毀嘆前修之不永兮一再傳而已非極奢靡以  
 為游觀兮宜乎興盡而莫可支孰若依先靈以永庇兮長  
 留此不朽之芳徽然冒氏逸園壁鏤石像累代衣冠儼然  
 可仰未及數傳廢為土壤是在貽謀之遠大庶幾不愆而  
 不忘若先生者可無多讓

移豐樂集賢二橋記

為知縣胡昂作

嚴怡

怡聞成化中有胡令者來縣多愛民之政民亦愛之縣以  
 無事令因出行縣相其地形曰治背水非宜迺召縣之父  
 兄耆老令其子弟具畚鍤聽命既集乃指示因治西南小

溝而深濬廣鑿之以通舟楫河成令復出臨流而嘆曰新水勝舊水帶學益士水抱治益民於是乃移舊河西石橋而架之治東水上爲集賢以濟東南人橋成令復出則又登橋而嘆曰始惡其勞者其終享其逸乎始言其害者其終賴其利乎自胥宇至於竣事令僅三出而衆樂事勸工未嘗久役也非令愛民之素其何能使之如是哉督役者買石將爲記而令適召去後來繼令者以爲非其功不暇記吾邑之士大夫以頌令功德近諛不欲記吾邑之父老以文字非小人之職又不敢記因循而逮於今幾五十年矣將復之時也天不遺胡令而梁令來平政之餘乃治道塗乃增杠梁乃修胡令二橋憫其有功而無聞也則進怡

於庭命爲之記怡辭不獲退而竊謂令有三善焉揚善智也忘己仁也果行勇也凡人之善耻不與焉者怡之志也不固辭而勉爲之以此

雁橋記

胡任輿

雁橋何爲而成也石氏兄弟敦友于之誼也敦友于者何石氏臯邑鉅族世業詩書所居在治河之東逮克峻公生三子長爲崧次爲桂次爲嵩並馳聲藝苑一時擬之三鳳爲崧撥巍科登顯仕晚告歸兄弟友愛益懽以子姓日繁爲常別構一宅於河西戶相對也然朝夕過從必迂迴數百步北過豐樂橋咸弗便之因於門之左近數步許架木爲橋名之曰雁蓋取雁行之義亦與雁齒小紅橋之說合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焉自是往來甚便依然合居東宅不知其距河以西也其  
敦友于之誼也若是夫天合之倫父母而外莫如兄弟天  
下未有孝而不友者亦未有友而不孝者石氏之友于兄  
弟石氏之孝於其親可知自雁橋成而宗族里黨過是橋  
者顧名思義藹然興親睦之思自雁橋成而後嗣子孫過  
是橋者顧名思義殷然無胥遠之嘆且自石氏之雁橋成  
而四方賓客過是橋者顧名思義惻惻然念木之有同本  
水之有同源因其友而知其孝師其孝而弗違其友則是  
橋之成其有關於人心風俗也豈淺鮮哉余與崧同舉於  
鄉締白首盟至臯邑數主其家獲交諸昆季見其一門雍  
睦有古人風比是橋之成益艷羨而樂稱之爰爲之記云

李家堡修街記

范承宣

讀魯論肥馬輕裘與共無憾之章未嘗不太息聖賢之公  
物也今烏能以聖賢望天下然自好之士能師其意則一  
節一行又未始不足重仲子寶三先賢之裔也隸籍如臯  
世居李家堡濱海衢路傾仄瓦礫蒙雜行者齟距寶三  
營以石東西南北如砥復倡設義學以訓堡之秀民戊辰  
春堡飢出穀五百石飯饑人一時慕義起者借糶菽麥四  
千斛堡得不饑分運鄭君旌其廬寶三家非素封切念桑  
梓艱食者食之顛蒙者誨之庶幾先賢之遺風乎

玉涓井序

許嗣隆

蓋聞沉精降液九齡成甘醴之篇噴玉飛瑤德輿著醜翻

之頌味本天和協太陰而化澤氣通地脉體上善以流膏  
維彼流泉寔是地德是以華峰蓮映仙葩分玉井之光瑤  
水花澄石乳逼金莖之色凡有靈源不遺竹冊若稱元液  
悉載水經況茲阜邑寔屬廣陵爲大夫射雉之鄉包羅河  
海當公子捐金之地襟帶江湖旣稱澤國自有潤下之基  
相彼仙源更在坎流之外故瓊井潮井分著其名霞泉露  
泉各殊其號惟玉涓之勝槩成東土之甘流然而萬事星  
移百年雲變旁求故址博採遺聞景曾文昭之書屋誰知  
隱玉之軒考王學士之詩篇徒咏桐陰之句洎乎隴西文  
部兼得輿水先人馳幽選勝欲築月以鋤雲好古窮源將  
開鑄而煮鼎按之舊日之覺宮壁水圓橋之側獲於今時

之佛寺綺寮紺宇之傍遂得七泉僅留四井寒光清冽不  
數水鏡澄輝至味甘芳竟似冰壺皎潔東則有星爰降英  
華於玉盞北爰見斗疑分沆瀣於金盤魚波蟹眼宜入陸  
羽之經雀舌龍團當借盧仝之椀誠疏鑿之豐功品題之  
韻事也乃金谷之塵飛更蓬萊之水淺復迷勝地頓改舊  
觀花宮如昨而零鐘碎鼓空疑感沸之聲玉砌何存而法  
雨慈雲不灑清芬之滴石闌欹壞道難施玉綆銀瓶桐葉  
覆頽牆誰汲元霜素雪指殘碑而尋古跡若興懷於玉女  
盆中披蔓草而識遺踪如望澤於仙人掌上是當鑿此銷  
沉重爲開濬新之磬石不須芹葉之森森承爾輓轡何俟  
竹竿之裊裊則清渠傳一邑豈獨供此齋厨甘露飫千家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亦且娛茲茗戰雖難媿漢室之甘泉點筆獻詞臣之賦亦  
當希唐宮之醴水擘箋勒才子之銘古蹟猶存芳規可復  
圖經斯具畚鍤宜從

疏濬城河記

左元鎮

乙丑秋杪予承乏茲邑巡視城中舊有河渠環繞四週歷  
久未濬土高于河者數處予欲疏之而商諸邑紳皆欣然  
而有難色曰數十年來議開者屢矣旋作旋輟未易易也  
是歲與東鹽阜七邑被水災黎逃如就食者不可萬計阜  
邑歲收亦匪豐稔予憫流民之蕩析本邑之窮蹙也因奉  
憲檄親歷城鄉勸諭捐賑共計二萬有奇予爲分董調其  
老幼又仿以工代賑之法用其精壯以濬斯河札飭捕廳

潘公學智督理其事邑紳董事范維鐘朱大剛范家駒宋  
元鶴顧廷璽張灝紀朝幹范牧石韞收陳桂蓉等分任其  
工用工價一千數百千不四旬而河遂通舟楫之往來停  
潦之宣洩胥稱便焉諸紳欣然有喜色而謂予曰向之議  
開而迄無成功者今固如斯之易易乎微我公之力不及  
此予曰不然此皆闔邑之力諸君之功予何力之有因爲  
列條善後懸示四衢如有壅塞尙望諸君子不時疏濬及  
後之宰斯土者是爲記

修復壕河故道碑記

左元鎮

昔漚澗卜東西流泉相陰陽川原是度莫非興利便民此  
體國經野之大端卽宰一邑何獨不然余自乙丑下車政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餘留覽臯境見內河久經淤壅率邑紳疏通無滯商民稱  
便復念北郭外闔闐稠密轂擊肩摩而西南一帶溪成陸  
地壤皆石田詢之耆老則曰此水道不能繞西南之故自  
乾隆初年邑尊衡陽丁公於北門外設築長堤使淮水由  
西而南而東南會龍游東合崇川紆迴環繞不特鹽槽兩  
便商旅攸賴而民田數百頃且得借水利焉越三年時值  
春漲奸民漁一時之利乘間決堤淮水遂直瀉而東數十  
年來公私俱困余慨然曰此獨非守土者之責耶第功程  
浩繁未能輕舉適丁卯秋鹽憲額相挑鹽河邑紳士范君  
維鐘等並請修復爰會分憲張據情上請鹽憲謂是於商  
民兩益其從之遂領

帑濬治二三僚友襄其成邑紳董事分其任余雖公冗亦必  
親臨以督其功民夫踴躍五旬告蒞從此水勢縈紆西南  
河下櫓聲不絕不數月兩岸闔闐漸與北郭相似而沿河  
一帶悉成沃壤再詢之耆老曰利可興乎曰興矣民可便  
乎曰便矣耆老曰此公之功余曰當頌額公之德而稱張  
公之功不衰余何有焉又形家言淮水繞明堂則人文日  
盛夫政尙實惠無論宰天下與宰一邑凡興利便民則爲  
之形家之說存而不論可也惟望後之君子有基勿壞時  
加疏濬不但繼前令丁衡陽之志亦毋忘今日復古之功  
是則余之厚幸也夫

重修三忠祠記

左元鎮

予初閱志乘邑有二忠祠奉祀岳忠武文忠烈間從祭祀  
觀其木主旁有宋陳忠肅公宋學士王公之位而門額則  
曰三忠予固疑之而未得其說時定惠寺僧與王氏裔孫  
景沅爲佔墓地訐訟撫軍委揚州守伊公十府觀察蔡公  
先後兩勘其地予從事其中遍查新舊各誌及各文卷始  
知王公祠沒於僧寺二忠祠之分合遷移俱非當日舊址  
大抵寺僧雄于貲其地又屬荒落宰斯地者公事旁午無  
暇清釐寺僧得遂其侵蝕之計以致祠牆騎壓王氏昭墓  
王公之祠無存其主僅從祀于岳文二公之次而三忠名  
祠之義仍未明焉獄旣成

奏上依議相祠後佔地立王公專祠祠墻之壓佔者拆歸墓

地重新斯祠添置廊宇僧司香火立戶糧縣納之祠遂煥  
然改觀而三忠之由來仍闕學博汪耘石宋雲溪前輩搜  
羅遺文得予邑李召林先生奉祀陳忠肅公之記又得錢  
少司寇文敏公所撰陳忠肅公墓文示予而後三忠之說  
彰彰可考矣嗚呼之三公者爲宋名臣生不同地仕不同  
時其公忠義勇之氣照耀史冊而流風遺跡皆著於臯予  
固幸臯人之崇忠好義亦深幸汪君宋君之爲有心人也  
祠成而爲之記

文士義塚碑記

江大鍵

上古未有葬埋死委溝壑飼鳶鳥飽狐狸蠅蚋者穢穢  
人與人相藉不爲怪其繼衣薪而葬化者皆歸於土設有

女學縣志 卷二十一  
棄骨遺骸暴露原野則仁者傷之矣是以孟春之月掩骼埋胔其時疆井必有不耕闕田如今之義塚聚而歛藏其骼與胔所由來何賢何愚何貴何賤不可得而知矣乾隆五十年各省旱荒如阜一縣流民四集餓莩載塗饑饉之後繼以瘟疫當事者不暇問震澤蔡閭齋先生廣文斯鄉發惻隱之心恤生哀死別民與士而賑之又別士於民而瘞埋之故文士義塚乃他邑所無前代所未有而先生獨能焉先生之言曰士賢於民而貴於民不可與販豎流丐同食請粟於常平就講堂而親給於是乎有文人之粟士賢於民而貴於民不可與販豎流丐同穴割錢于清俸購義田而分葬於是乎有文人之塚嗟乎悲哉士列膠庠腹

詩書口仁義而貧無寸土其自四方來者客死無歸勢不得不並骨於販豎流丐賢愚孰辨焉貴賤孰分焉惡魂厲魄亦如世之強凌弱衆暴寡坊土之神莫能理焉莽莽荆榛熒熒燐火孰憑墟而弔焉後世子孫卽有興者無由識其處而遷焉良可愍已先生旣董設四門義塚復置高園五畝於北郭慶餘橋西以塚文士酌定規模勒諸石不使非類逼處始基雖隘冀後之君子廓而增之以永此善也嗟乎分儲粒食已蒙字育之仁蔽塚蓬顆悉是栽培之澤功其不朽矣乎

復奉鹽憲永禁私開徐家壩後序

左元鎮

阜西北五十里海安鎮之徐家壩淮流一線由六閘入口



如皋縣志 卷二十一  
經從斯壩南下灌注如臯通海境內三州縣廳水利因之不虞旁洩是徐家壩固爲泰如交界實上下河樞紐設經開掘三境俱成洄轍商艘盡拖乾壤洵乎國計生民所關宜堵而不宜開者前邑令衷純廷材兩李公及邑人冒日乾議塞揭文後石立等具控蒙莊撫憲親勘勒石永禁詳載邑乘班班可考前碑一立在海安之都天廟一立在如臯北門外之臯華亭歷今六十年未之有易嘉慶丙寅忽有富安場人薛瑩王子章等藉修涵洞之名爲開壩之漸當經邑紳士范維鍾等呈請申明 禁奉憲檄委泰州泰分司東臺縣會勘稟覆援舊制以息紛爭其事遂寢越今六月河水稍資挽運此壩忽被偷抉寬四尺五寸深七尺

有餘水勢旁洩舟楫頓阻經通州鹽運別駕張公看明具稟鹽運二憲卽蒙訪查飭泰分司泰州東臺縣嚴緝趕堵邑紳士耆老洪道等復行環籲又爲詳稟鹽院憲運憲揚州府憲本州憲並牒移通泰兩分司海門廳東臺縣復奉鹽憲批飭泰州泰分司堵築完固嚴加究治並飭海安司巡檢不時嚴密巡查毋任踈虞等因俱在縣卷予因公往來詳閱斯壩不但壩不可開卽涵洞均不可開歷經前後大憲一視同仁永禁挑挖著爲令典非各憲獨厚於三州縣廳及九場商民誠以地勢有高下之分河流有各由之路彼此原不相妨而不能不遏絕奸萌俾上下河水利要害爲先事預防之計則斯壩之禁止開挖其關國計民生

者豈淺鮮哉予蒞臯五載兩經爲民請命雖不敢比於前  
邑令兩李公而都人士公籲詳堵爲公起見其於邑前輩  
冒日乾石立諸君子均可爲後先之砥柱矣前當修志之  
時予旣序之而記之今志已蕝事復增入之以垂諸久遠  
後之蒞斯土及紳耆之留心公事者尙其隨時稽查得以  
永保三州縣廳之水利是則予之厚望也夫爰復爲之序

如皋縣志卷二十一終

